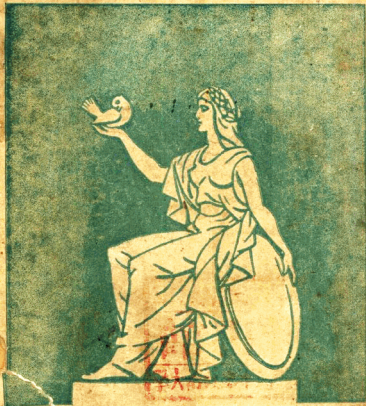


編主華靖曹

人的平和愛個一



書叢藝文會協化文蘇中

譯源 孫

著賽克莎·娜安

新版題記

一九四三年的舊曆五月端陽日，我在上海被日本憲兵隊捕去，因為當時沒有搜到什麼證據，不久就把我放出了。不過從此就很難從事政治活動。就是當時在文藝工作方面也很難出面。

那時我和上海的蘇商時代雜誌社有些關係，他們要出一本「蘇聯文藝」雜誌，屢次要我譯稿，我爲了生活問題，又要避免日寇耳目，常要在夜深後給他們譯些東西。這本「伊萬·尼古林，俄羅斯的水兵」，就是那時翻譯的。

我記得那時時代雜誌社是送給我的一本俄文雜誌，但沒有封面，看形式是「十月」一類，上面就有這篇小說，那時他們就要我譯出來。我就在那裡躲躲閃閃，偷偷摸摸的情況中譯好了。但是發表起來又不能用本來的名字，因而就想出了「鍾道」這個筆名，一面是紀念五月端午的被捕，一面又寓有一種非常淺薄的民族意識：「打鬼」，鬼者，日本鬼子也。其實，我還看着「鍾道」這兩個字的旁邊很像「金人」，所以就用它發表了這篇東西。當時還發表過幾篇東西，如「紅石村」，「二十五年來的蘇聯文學」，都是用這個名字，發表在「蘇聯文藝」上的。

當時正當蘇德戰爭最激烈的時期，許多蘇聯作家都到前線去了，每天的報紙雜誌上都有作家們寫的文藝性報導，有時也有短篇小說。但是較長的還沒有。俄記得那時曾譯過一本波里亞珂夫的「從軍

日記一，約三萬字，連續在時代雜誌上登完，又由時代雜誌社印成單行本。其後就是這篇小說，在當時要算頂長的了。

本文的作者——穆羅維約夫，是位新進作家，直到現在我還不詳細他的身世。

直到我再度離開上海到根據地，這期間這篇東西並沒有單獨印行過。因為在『蘇聯文藝』發表之前，原稿要送日本鬼子支持下的偽上海市政府檢查，結果印出之後，就出現了幾十行『×××』，凡是這些『×××』都是些罵德國人的字眼，我一看到，非常不高興，所以就沒有主張出單行本。

一九四五年秋天，日寇投降，我從華中調到北工作，路過山東半島時，在掖縣的新華書店裏，發現了這篇小說的單行本，是膠東新華書店出版的，連那些『×××』都印上了。我知道是從『蘇聯文藝』上翻印的。我買了一本，帶到龍口，本想寫封信給新華書店，對印這本書表示些意見。但因爲一到龍口就要下海，而且又不便帶書，因此信也未寫成，連書也扔掉了。

一九四六年秋天到哈爾濱後，又看見了大連大眾書店的翻印本。同時我也看到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的逸塵譯本：『俄羅斯水兵』。恰巧那時書店裏有俄文原本（一九四五年海軍出版局印）可以買到，我就買了一本原文，對照讀了一下，使我大吃一驚。原來原文大大地修改過了。不但我的譯文和原文相差甚多，就連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的本子也和原文有許多不同之處。顯然出版局這個譯本所根據的原本也是另外一個本子，或者是另外一版。

去秋曾看見上海時代雜誌的廣告，這本書也印成了單行本，譯者名字用的我的，不知是否經他人增訂過。今年春天忽然又看到東北書店的翻印本，而且還是照上海的舊樣子翻印的。我實在沒想到這

本書會這樣受歡迎，到處翻印。因而我就決心要把這本書重新照原文本校訂一下。並商得東北書店同意，另印新版。

校訂結果，幾乎照原文增添和修改了有三萬多字。新原文本和我最初所譯的雜誌上那個原本，是大不相同。最重要的修改有幾點：一、原來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是自殺死掉的（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的譯文也是如此），但是新原文本把自殺的明顯行爲一節去掉了。這一節的去掉很有道理。因爲作者原來的主題是要描寫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的英勇，但也想描寫他的缺點，因而把他描寫成一個感情衝動的小知識份子式的人物。一切勇敢行爲都是出於自動的冒險，最後又用自殺來結束其生命。這對於當時在蘇聯淪陷的敵後方的許多各式各樣的，不同出身的游擊隊員們是有些侮辱感覺的。經過一改之後，則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就英勇多於缺點，這才是對民族英雄的敬意。二、由於把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的行動有所修改，所以把「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的犯罪」這個小章節也取消了，和「考驗」一章併在了一起。三、瑪露霞這個英勇的女主角，原來的文中有這敵人強姦一節（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的譯文也是如此），現在的原本完全刪掉了。這也是應當的。因爲用強姦女人暴露敵人的罪行固然是好，但強姦的却是一個女英雄，事實上可能如此，但是效果上很沾污女英雄的潔潔，而且讀者不一定會滿意。現在作者把這一段改掉，瑪露霞就成了一個完整的英雄人物。四、作者一方面增添了不少，但是也把原來有許多純粹心理描寫的地方去掉了。因而在文字上比原來簡潔多了。

顯然，這許多修改都是作者在經過自己的研究，別人的批評以後做的。基本上比最初的原本是好得多了。所以翻印本後面所附的那篇德米特里耶夫對本書所批評的意見，也有些是過時的了，現在新

版也把它抽掉，還是讓讀者自己去理解主題本意的所在，也許能更好些。同時並希望那些在各地照上
海範本子翻印的本子不要再印行了。

三十七年，六月九日，金人記。

目次

新版題記	(一)
一、在醫院中	(一)
二、幹大事去！	(四)
三、路上	(八)
四、到前方法！到前方法！	(一八)
五、第一次戰鬥	(二三)
六、山谷內	(二五)
七、從西方來的「容克」式	(三三)
八、別了，朋友們！	(三八)
九、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	(四一)
一〇、「中八」——1242	(四四)
一一、交通斷絕！	(四八)
一二、瑪露霞的眼淚	(五一)
一三、用力呀，「菲娜」！推呀，「菲娜」！	(五五)
一四、通過村落和莊園	(六〇)

- 一五、夜談……………(六二)
 一六、偵察……………(六六)
 一七、紅毛法考……………(七一)
 一八、被錢鏞弄毀了……………(七八)
 一九、計謀……………(八三)
 二〇、襲擊……………(八七)
 二一、瑛兵·司畢里端諾維支的功績……………(九一)
 二二、我們的軍隊要進攻了！……………(九四)
 二三、宣誓……………(九六)
 二四、朋友們……………(一〇〇)
 二五、考驗……………(一〇五)
 二六、最後一夜……………(一一四)
 二七、瑪露霞的死刑……………(一一八)
 二八、綢子手們逃走了！……………(一二〇)
 二九、在渡口……………(一二三)
 三〇、不平衡的戰團……………(一二八)
 三一、伊萬·尼古林名垂不朽……………(一三二)
 三二、前進，向西方去！……………(一三九)

伊萬·尼古林——俄羅斯的水兵

一、在醫院中

海軍醫院的主任醫生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安庫金諾夫，診察着伊萬·尼古林，每次總是驚異地說：

「哎呀，真是天生的——不愧是個大力士！」
每回總是不由自主地，很高興地用勁向尼古林的光脊樑上一拍。

「響啦！像鐘一樣！」

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喜歡強健的和有力量的。尼古林使他感覺到可愛，還有另外的原因：這個頓巴斯礦工出身的海軍，在他的眼裏看來，是醫學萬能的活證據。

一個月之前，把尼古林送到醫院的時候，當值的醫生絕望地說道：

「危險狀態。兩晝夜——再不會多活了。我很奇怪，怎麼把他送來的。」
水兵的情況的確很不好。他全身都被子彈和彈片炸傷，甚至連呼吸都不會停了，臉上一層青灰色，

這種顏色是醫生和看護們一眼就能明白的。

把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請來了。在這兒，當着四肢筆挺，幾乎沒有氣息的尼古林，他和當值醫生爭論起來，甚至後來變成了小口角。

「我告訴您說——可以活！」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熱情地說。「您向胸部，向肌肉上看看！這簡直是伊里亞·穆洛悅夫（大力士的意思）——如果這樣的人會在我們這兒死掉，我和您還有什麼用處？只好把我們送到廚房裏去削土豆吧！」

「失血這樣多！」當值醫生說。「肺也打穿啦……他沒希望了。」

「我禁止您說這樣的話。在我的醫院裏要相信醫生！」

「簡直要違反理智，反抗科學嗎？」

「不對，而是要依靠理智和科學。醫生對於醫學是不會有幻想的信仰——對不起，這樣就不是醫生，而是一個冷血的皮匠了！」

「我求你……」當值醫生先火了，挺直身子，把自己的白外套的頂上部的一個鈕子結起來。

「够啦！」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嚴厲打斷他的話，也挺了一下身子。「我請您注意——請好守紀律，不要違犯。我自己親手來治這個傷員。請命令給我預備輸血的桌子。」

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開始一場大賭博。他孤注一擲——他把自己的威信，把自己的職業聲名都放在賭注上了。但是煙霧裏的工作，使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的氣質添了些新的，海軍的特徵：絕不逃避危險和困難，如果已經賭起來——那末就大大地下一注，如果是已經冒起險來，那末就絕不

回觀……

於是他風啦！那一個恐慌的，困難的，他準備好了樟腦劑和注射器，在尼古林的病床旁邊，一直等到天亮的夜間，使他一輩子都忘不了。水兵擺動身體了，說夢話了，哼哼起來了。他的強健的身體裏正進拚命的競爭；有時他的心臟活動微弱了，幾乎要停止了——這時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就來帶一下忙。打下針去，安靜一會兒，競爭又開始了。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屏息注視着，——一點時間也不放過，以免耽誤……「撒謊，混蛋！」他悄悄說，恨恨地咬一下牙。「你不能要他的命的。救出來！」

黎明時光，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對自己的工作 and 激動得到了報酬：他用尖銳的耳朵聽見了水兵的第一聲安靜的呼吸。

尼古林睡着了。

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閉上眼睛，在藤椅上一仰。他很疲倦，嘴裏發乾，腦袋發暈。但是崇高的，幸福愉快的波浪，從心的深處，透過他的疲弱和困倦，越來越向上升長。他用自信的緊張的活動站起來，大大地和用力地伸一下懶腰，把手放到腦袋後面。鏡子裏照出了他的乾枯的臉，頑強的下頰，鬍鬚上的蒼白硬髮。「好漢子，謝爾蓋！」他低聲說，望着鏡子裏的自己的影子。「今天才可以勝口啦！」

他走到窗前，掀開帘子。黎明的花圍把潮潤的露水的涼氣吹到他的臉上。太陽出來了，樹頂映照在透明的和安靜的光焰中間，高空的白雲的邊沿飄散開去，放出了金光。花園醒來了，小鳥在樹叢上跳

動，唧唧亂叫，歡迎着太陽，巨大的，慈祥的，熱烘烘的，給世界帶來光明和生命的太陽升上了。

二、幹大事去！

尼古林很快就痊癒了。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注意地和熱情地照顧他的健康，每隔一天就診察一次，每次都更結實地，更高興地拍拍他的光着的有力的脊背。

「響啦！像鐘一樣！還是天生的，我明白這個！」

過了一個半月，尼古林第一次到花園裏去玩。又過一個月，一天早晨他在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的辦公室出現了。

「我聽，」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放下鋼筆說。「出什麼事啦？」

「我再也不等呆下去啦，」尼古林說。「夜裏睡不着。如果我命裏註定要被德國人的子彈打死——還是去吧。對於這我是願意的。但是這兒的醫院裏，我要失眠得死掉的。」

「啊——哈——」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拉長聲說。「我明白，事情很清楚……您不要害怕——失眠是不會死掉人的。我給您開點安眠藥片——請您夜裏吃下去。」

「我不要什麼藥！」尼古林懇求說。「請您准許我出院。我在前綫上可以治好。我在這兒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心像燒的一樣！……」

「真可憐！」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聲調裏表示着嘲諷的同情說。「他失眠，心臟又疼……說

老實話，您要因為殘廢退伍啦。」他忽然大聲喊叫：「話說够啦！還用您到這兒來教訓我，什麼時候准許什麼人出院啦！我自己知道！到花園裏去，散散心去！」

從那時起，他們之間每星期都要重複這樣的談話。尼古林要求出院，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堅決拒絕。

尼古林又憂悶又苦惱。他想，那些比他晚來的，還沒有離開自己病床的同志們，都在望着他批評：他已經好啦，又能走道，吃三個人的飯，可是一點兒也不想到前方……他心裏非常慚愧，伊萬·尼古林懷着這樣的念頭，使他難以忍耐。

世界上的一切都有個盡頭；伊萬·尼古林的痛苦也到頭了。這樣的一天來到了，他說掉醫院的長外套，穿上襯衣，穿上破舊的，被子彈打透的，而且拼命縫補好的海軍上衣和一條黑色的散腿褲子。從這時起他不歸醫生，保姆，女看護們管了，他歸軍艦，歸前方管了。

護照和路費都已經裝進口袋，領到一份乾糧——可以上路啦！火車鳴笛，車輪子發出了自己永無休止的快板，——於是已經披上了秋天的金色的樺樹林飛馳過去，火車載着水兵伊萬·尼古林，轟轟響着和拉着汽笛，從山崗上奔下來，向潮濕的凹地的晨霧中衝去，向前方奔去。那裏——也只有那裏才是他的地方，只有在那裏他才能把一顆熱心安頓下去，而且對着被打死的德國人的呆臉着的空虛的眼睛，對自己說：「伊萬·尼古林，你生活的很正當！沒有白浪費醫院裏給你用的藥和繃帶！」

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邀請尼古林到自己的辦公室去給他送別。

牆角的無線電輕輕播送著，一片陽光從窗戶裏照到光亮的地板上，桌上的大瓶子裏閃爍着薄荷

酒，太陽光穿過酒，把桌布映照成了透明的寶石情調。

「請坐，尼古林，」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說。「我們到分別的時候了。」
尼古林坐下。他很激動，被這種照顧弄得很不安。瘡癥的回答：

「是的，到時候了。你沒有辦法。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戰爭……」

「這是對的，自然，」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回答。「不過反正有點難過……我給您治療，治療，開過刀，包過繃帶，用各式各樣的藥品……」

「謝謝，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尼古林說。「難道我不明白——如果沒有您的話，我早已躺到地底下去了。」

「嗚，把像您這樣的勇士埋到地底下去——您知道，這是一件巨大工程。嗚，有什麼，爲了將來能再見喝一杯。」

他把裝着蘋果的盤子和酒杯向尼古林推過去，拿起瓶子。

「我先給您照個像。紀念紀念。您不會反對吧？」

他從書櫥裏拿出一隻徠卡照像機，用他把尼古林的正面，側面，上身，下身照個不住，一直到把膠卷照完爲止。

「現在——請到桌前坐吧！」

喝完第二杯以後，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遞給尼古林一盒「力士」香烟。

「這給您路上抽吧。抽烟的時候就想到我。等到烟捲抽完以後也別忘掉。」

尼古林的嘴脣哆嗦了一下。

「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他黃備地說。「我怎麼——是個德國人嗎，不記得慈愛嗎？我是俄羅斯人，我永遠是不會忘掉慈愛的。」

他臉紅着，手伸進口袋去，掏出一隻小小的，做得很精緻的烟嘴。

「我早就想送您點紀念東西。想做一隻烟斗——我是一個做烟斗的能手。但是做烟斗要黃楊樹根——這兒怎麼能找到這種東西？所以我決定先給您做個烟嘴，烟斗算我欠着吧。等我到高加索，找到樹根的時候，如果我還活着，戰後我一定送給您一隻烟斗。」

「謝謝，」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說。「嗚，有什麼，我們最後擁抱一次吧。」

他們擁抱過，用力接過吻。

「一路平安，尼古林。自己在前方要保重身體，不要徒勞無益地向子彈底下爬。白白犧牲——這會有什麼意義？」

「對啦！」尼古林肯定說。「沒有意義，也沒有榮譽。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您不要替我操心——我不會白白犧牲的。我需要生命，因為我不是隨隨便便到前線去的。我有計劃。還要告訴您，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我是活着呢，還是犧牲呢，反正您會聽到我的事！我說的是海軍的話！」

過十五分鐘以後，當值醫生走進辦公室，看見這樣早的時光桌子上就擺着酒瓶和酒杯，吃了一驚。謝爾蓋·狄米特里耶維支解釋道：

「這是我同尼古林道別。我給他送行……」

嘆口氣，又說：

「小夥子去幹大事去！」

三、路 上

水兵是不喜歡單身旅行的，而且也不會單身旅行；他一離開親愛的帆布制服和無遮擋的帽子（註）便覺得寂寞——沒有人可以一道回憶一下克隆斯達和西伐斯托波爾的共同友人了，一道談論軍艦了，一同用力地打撲克牌了。

尼古林在自己的車中從這頭到那頭走了一遍，可是在乘客中間沒有看見一個水兵。他很感傷，便坐在小窗子口。

火車一進站，剛剛把速度緩慢下來，尼古林便跳到站台上，沿着列車走起來，暗中懷着能遇到自己人的希望。

他很幸運。還是在很遠處他就看見了一個紅水兵。

「好咧！」

（註）水兵的制服都沒有前頭的鈕扣。

「啊，朋友，好啊！到哪兒去，打哪兒來？」

水兵是用不了多少時間的——經過五分鐘便成相識，經過十分鐘便成——朋友。在響了兩下鈴之前，尼古林已經曉得了自己新朋友的一切：名字叫華西里，姓克雷洛夫，住過醫院，現在是返歸黑海的海上隊伍中去。

「喂，這樣吧，聽說，」尼古林說。「朋友，拿起自己的行軍袋，到我們的車裏去吧。」

到下一站，他們出去溜躑，又遇到了三個——瓦西利·克萊甫曹夫，菲里普·哈爾琴柯和查哈爾·福米喬夫。如果在任何一輛車內，已經擁擠着五個水兵，那末其餘的水兵一定都就從自己的車中搬到這輛車裏來。事情果然如此——尼柯萊·樹柯夫很快就聯合到這一羣快活人中來了，以後是謝列布里亞科夫和孔諾瓦洛夫，再下去尼古林也數不過來了。在每一站上都有數無邊沿輯的人鑽進門口，發出問題：

「我們船上的人坐在這兒嗎？」

「在這兒！」大家喊着回答。「來吧，下鋪吧（註）！」

於是，在車中還沒有宣告客滿之前，就一直地下鋪啊和下鋪啊。尼古林開心地說道：

「弟兄們，我們現在是可以補充一個分艦隊啦。」

「足夠啦！」福米喬夫應道。「二十四個人。整整一組。」

「不夠！」克萊甫曹夫大聲說。「不是個整數。二十五個人——那末才足夠一組。還差一個人。」

門開了，彷彿是在回答克萊甫費夫的解釋，他——第二十五個水兵——進來了。

「噯噯！」他一看見許多帆布制服和無遮沿的帽子就開口說。「看來，不是無緣無故把我引到這輛車裏來啊。聞出自己人的味來啦……」

看來他已經有五十歲了——鬚角蒼白，上下鬍子——是銀色。很適合自己的年歲，他的行裝並沒有打扮成年青人的樣子，但是很結實，儉樸，精細：他的右手提着一隻提箱，左手內——一把大茶壺，背上——一隻裝得滿滿的行軍袋。

「嗚呼！」他說著，坐在下層的軟椅上，和孔諾瓦洛夫一並排。「出了一身汗……好呀，孩子們！」

「敬禮，老伯伯！」尼古林回答。而且是那末敏捷，「老伯伯」這三個字來的那末恰當，因此後來就沒有一個人再管老水兵叫過別的稱呼。

老伯伯打開水壺，開了開水蒸氣。

「還好。我還是在乘火車以前燒的茶呢。我想，還是燒好吧，否則我一坐到火車上——立刻就要喝茶。啊，孩子們，拿一隻杯子……」

當把茶倒到杯子裏以後，老伯伯解開行軍袋，拿出糖來。起初他只拿出來一小塊，只是給自己的；他的儉樸樣子說明了這個。但是四周坐的是水兵，是自己人啊！……老伯伯躊躇地環顧了紅水兵們一眼——於是海的自然現象，在他的心靈上超越了儉樸，也超越了一切其他的感情。他咕噥著，從

行軍袋中把幾個糖包拿出來，把糖倒在報紙上，每一個海軍送了一小塊。

誰也不願意在老伯伯面前下廚子。於是都去打開小提箱，軍用包，軍用袋：一個人拿出的是牛油，第二人——是腸子，第三人——是奶油，第四人——是烤肉。

茶喝完之後，尼古林把「力士」牌香烟放進了一個小圓盒子。二十五個人，二十五支香烟——沒有一個人感到不滿。

……如此這般地向前進。由於大家的默示承認，尼古林成了首領。老伯伯管理給養部份。在這種工作上，他顯出了是個做生意的巨匠，他對於任何貨色都明白它們的益處，購買起來比批發商人還精明：如果是已經炸好的魚，那末就一共要四鎊，如果是雞蛋——就要一百枚，如果是蘋果或李子——就要連籃子一同包完。哈爾琴柯和孔諾瓦洛夫以快腿著名，便把照應開水的事付託他們。華霞·科雷洛夫也找到了一件事情——把大家的車票都交給他，叫他保存着，等查票時一齊交給查票員。

對於這個華霞還得另外講幾句話。他有一種非常的天才，便是迅速地和容易地和女孩子們成為相熟的人……火車還沒來得及停下，而華霞已經在站台上了。過三分鐘，他便很快活地和當地來迎火車的車站上的女孩子們應談了，過五分鐘，便從口袋內掏出日記簿，鉛筆，記載下住址來。當第七分鐘時——汽笛一聲，火車前進，華霞一面跑着跳上火車去，然後從窗口眺着無遮擋的帽子，暢好，直到揚旗外邊。

水兵們笑了。搗亂鬼和小丑柯柯夫比一切都特別多地使華霞難過。他顯出偽裝的可憐表情，搖搖頭，嘆口氣說：

「啊呀，華說，華說，我真可憐你。免不了要給你推養金了……」
科雷洛夫生氣了。

「你是混蛋和下流——除你之外不會再有別人！我根本不是爲了這個……」

「那末爲了什麼呢？」

「歡喜收到信件，可是我連一個親人也沒有。我以後從前方照着這些住址寫信，她們便答覆我。」

現在明白了嗎？」

樹柯夫仍舊沒有安靜下去。

「嗚呼！如果你照着所有的地址都去信——可要設一個郵局啦！」

這時老伯伯插口了。

「噯，搞什麼亂！孤苦伶仃的小夥子，你不明白嗎，怎麼？只會吮牙。華說，不要聽他的，你只

管向不論什麼地方寄信好了……」

以後應當是激烈的言詞，可是談話却在這兒終止了，因爲依照水兵的規矩，是不准許和上年紀的

人開口的。

水兵們很尊重自己的老伯伯。怎麼能不尊重這個人呢，他在三十年以前便在特魯白茨柯伊艦隊的
一隻驅逐艦上服役，曾經到過阿納託里亞海岸，和「米德日吉埃」和「布列司勞」(註)交換過鋼鐵

(註) 那是軍艦的名字。

的敬禮，親眼看見過黑海艦隊在諾伏羅斯克的慘劇。老伯伯講述，他的父親便在軍艦上服務，至於祖父——是近衛海軍的水兵——爲了保衛西伐斯托波爾，得過喬治十字章。

老伯伯肚子裏藏着無數的，各式各樣的故事，海上的神話和傳說，——有的很滑稽可笑，有的很神祕和很恐怖。他很高興講；水兵們注意地聽，害怕漏掉一兩句話，還很叫他快活。

水兵們問：

「這樣說，也許你的祖父看見到石克英雄本人吧？」

「一點也不錯！是最早的朋友。而且他還認識頗多，那黑莫夫和柯爾尼洛夫——那些英雄都認識！那黑莫夫親自發給他過獎章，；有一回，我的祖父去偵察。把敵人那方面都看清楚了，一句話，按照水兵的規矩，按照海軍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任務，而且一路走還炸毀了一座火藥庫……他這算是餓頭了，自願幹的——任務裏面根本沒有火藥庫的。」

「爆炸聲震昏了我的祖父，於是他被俘了。醒過來——手脚都被綁起來，周圍是哨兵。他的心涼了——你們自己明白，這是多可恥啊——海軍軍人被俘虜啦！」

「他們把我祖父送到他們的主帥那裏去審問。這樣一個威風凜凜的將軍，外面很嚴厲；制服的全身都是金道，十字，帽子上插着羽毛，黑鬍子，下面的海髯有一尺半長，就像你的鐵鍬。自然，將軍的周圍是軍官們——各式各樣的副官，小軍官，通訊兵；——全部隨員。」

「祖父在將軍面前很和藹地立正，——爲了不使這個將軍認爲俄羅斯的水兵不遵守紀律。」

「開始審問。將軍親自審問。」

「俄羅斯的水兵，把自己的姓告訴我！」

「不知道，大人！」

「什麼部隊的？」

「不知道，大人！」

「你們的軍隊都如何配備？你們的砲隊在哪兒？」

「不知道，大人！」

「他們就這樣談了半天。我的祖父對於所有的問題只有一個回答：『不知道！』」

於是將軍就派一個副官到隔壁房間裏去，那個副官端出來一箱金子——十萬盧布。把箱子放在桌上。

「你看，俄羅斯的水兵！」將軍說。「如果你講出你們的部隊如何配備，你們的砲隊設在哪兒，——這個箱子就是你的啦。而且還放你恢復自由。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們可以叫你在我們國裏航海——快點說！够你活一輩子啦！你要說嗎？」

「祖父回答他：

「怎樣也辦不到，大人，——我不會說的，誓言不准許說。」

「我再加十萬！把第二箱子拿來！」

「請不要白費心思了，大人：軍人的榮譽不是可以用錢來衡量的……」

「祖父縫縫眼睛，問將軍道：

「難道您的戰士准許出賣自己的祖國嗎？」

「將軍很喜歡這些話。」

「好漢子，俄羅斯的水兵，你要得到英雄稱號的！諸位軍官，請你們學習學習，要如何遵守軍人的誓言吧！……不過照法律，俄羅斯的水兵，雖然我很可憐你，但是我要把你槍斃！」

「爲了俄羅斯的土地死去，我是很快的，大人！」

「你既然是一個英勇的人，那末你也應當英勇地死去——在軍隊的敬禮中，站在隊伍前面，打着旗子和打着鼓。我們埋葬你時要敬禮，在墳上放禮砲，我還要把你的英勇精神親自寫信給你的海軍上將那黑莫夫。」

「我的祖父筆直地敬了一個禮。」

「謝謝您的崇高榮譽，大人！請准許我說出最後的要求。」

「說吧。」

「我想要像水兵一樣，不是死在陸地上，而是死在海裏。請答應我在海崖上受死。」

「照辦，俄羅斯的水兵。」

「於是將軍向自己的軍官下令：

「明天早上，在軍隊的敬禮中，把他送到海崖上槍斃！」

「晚上給我祖父送來酒，從將軍桌上拿來的晚飯，將軍的香煙，乾淨襯衫——應有盡有。那時候的敵人還不像現在的德國人：還不槍斃女人和小孩子，還保守自己的軍人榮譽，懂得尊敬……戰爭是

戰爭，但是你無論如何要像人樣子，不能像現在德國人和希類一樣。……這就是那時候的規矩！……

一早上天剛亮，就把我祖父帶出去槍斃。他自然，結了鎗子，擦過皮靴，衣服穿得很整齊，空戴著無遮擋的帽子——他身上的光亮向各方面照耀！他開正步走，旗子正對着他噴開，鼓聲咚咚，將軍和所有的軍官們都舉手到帽沿上，他們帶着一隊人「警戒」……這真是在敬禮呀！所以不很可怕！……但是祖父的腦袋裏正在打另外的主意。英勇死去，毫不恐怖——自然是光榮的事情，但是如果他能欺騙敵人假裝去死，而能從俘虜中逃出來，那對於水兵就更光榮。

「他們把祖父領到一片高海崖上。海水在下面閃光，微風吹過水面。他面對太陽站着……向左面一俯身子——跳了下去。腦袋向下從海崖上直落下去啦！」

「而他在所有那時黑海的艦隊裏，是第一個游泳和伏水最好的人，打岸上對他開槍了——喧嘩，喊叫，奔馳……但是他越來越向海當中游去，不斷地向水底下潛伏，躲避子彈。而且這時太陽幫了他的忙：把岸上兵士的眼睛迷住，妨礙他們的瞄準。」

「就這樣逃出來了……他從海裏向岸上看了一眼：看見——將軍站在海岸上，正在打望遠鏡。但是祖父用手指向他恐嚇着。「你辦不到，大人，你赤手空拳是抓不住這樣的俄羅斯水兵的！」

「就為這件事，他從那黑莫夫將軍那兒，也就是從巴悅爾·司切津諾維支那兒得到了喬治十字章……」

……車掌進來了，關上窗戶，扭開電燈。老伯伯裝上自己的烟袋，抽起來，沉思地注視着黑暗的角度。

「有一次還另外發生件事情。祖父坐在帆船式戰艦上航海。向土耳其海岸駛去。他們有一個任務，——我說不出來了，反正他們是去了。過了一晝夜，祖父向隊長報告：「大人，我們走的不很順當。船上一個老鼠都沒有——都留在岸上啦。今天夜間故意拿塊豬油放在床舖底下——還是完整的！」隊長是個很嚴厲的人，生氣了。「你胡說八道！住口，不准打擾隊伍！」海上的事情大家都明白——祖父向後一轉，再沒有說一句話。

「夜間他去值班了。微風徐徐，還不到兩個風標，月亮很明朗——眼睛都刺痛了！祖父忽然看見——有一隻帆船頂風駛來。他剛想喊叫，報告一下——可是一想：這隻帆船怎麼能頂風駛呢？又看了一下——腿發抖了。沒有船後的尾浪！船在前進，可是沒有後頭的尾浪！靠近了，簡直靠在旁邊了，也許只有十五米遠了。沒有燈火，甲板上空蕩蕩，吊橋上站着一個穿白外套的，人不像人的東西……等到祖父明白過來的時候——帆船不見了，就像融化了。但是這時船舷外面有人訴怨地哭泣。聲音很細……」

這樣水兵們就沒能聽完這個神祕的故事：火車轟轟響着，開進車站。這是最後一個站頭——客車的行程在這兒告終了。只有軍用車還可以向前開去。水兵們面臨着必需穿過前綫的厄運。

埋在漆暗的黑暗中的車站上擠滿了軍人，都是些從醫院裏，或者是休假期滿，或者是被派遣出來返防的。他們向每一列開向前方的列車衝鋒。火車頭的汽笛聲，緩衝器的叮噠聲，幾百人的脚步声，呼叫，威嚇，雪罵——在黑暗中，這一切交織成了一片不調和的和恐慌的喧噪。尼古拉環顧了一下，聽了聽，搖搖頭。

「不成，朋友們，這樣事情是弄不好的。如果我們這樣分散活動——我們就要在這個車站上野上三天……要排成隊伍活動……哪——排隊！……」

排上隊伍，依次報過數。

「這樣，」尼古林感動地說。「我們——是一隊人，很明白。我們是從一個醫院裏出來的。我——是隊長。現在我們到兵站得令處去要求迅速運送。」

計策成功了。兵站司令一看見二十五個身穿海軍制服的青年一點也沒有爭論。

「立刻把這些人運走！」他向副司令說。

正有一列輸送兵車準備向南開去，這列車上有幾輛空車。海軍們便佔據了其中的一輛。

兵站副司令說：

「本來這列車我們什麼人都不帶的。不過你們——是一隊，便成了例外。你們可是在路上要保護兵車的。只是可惜，你們沒有帶武器。」

「不用操心！」尼古林高興地回答。「如果發生什麼意外，我們赤手空拳也可以料理。」

他能想到嗎，他的話竟成了預兆！……

四、到前方去！到前方去！

古班的草原在夜間很光榮地散放香氣——尼古林和查哈爾·福米喬夫垂著腿，坐在駱駝的開着的門

口，呼吸着這種憂鬱的和淺薄的蒼蓬和枯草的氣息。其餘的水兵們老早已經躺下去睡了。

「這就是我在醫院裏接到的一封信，」福米喬夫用低啞的困難的聲調講述。「信封是頂頂普通的信封，可是我的心直往下墜。我駭怕打開。我覺得——是一封不祥的信……」

「這很可能，」尼古林同意，「好像它放出了眼淚的氣息。」

「不是眼淚，是血，」福米喬夫嚴厲地糾正。「如果僅僅是眼淚，我倒可以忍住了，可是——血……」

他沉默下來，傾聽着車輪子的急驟調子。草原的上空，黑暗而透明的高空，秋天的星閃閃發光，有時它們被火車頭噴出的煙遮住。

「是血！」福米喬夫堅決地，用着壓力重複說。「妻在這封信裏寫着，柯里亞和克秀莎，我的孩子們都被德國人殺死了，把她自己弄成了殘廢。永遠不成個人形了。這就是這封信裏寫的話……」又沉默了。一個小姑閃過去，也許是開道房——你在黑暗中是看不清楚的。鐵橋在列車下面簡短地和轟轟地響過，車輛的聲調又變成平均的了。

「你現在想怎樣過下去呢？」尼古林問。

「我不知道，」福米喬夫回答，「心上難過——不能忍耐。晝夜難過。我是一個強健的小夥子，一隻手可以拎起三普特東西，而且比我再和氣的小夥子也沒有了。純粹是一隻小牛……有一次，有一個醉漢開始罵人——我沒有理他，雖然只用一個手指頭就可以把他打傷，可是我急忙躲到旁邊去了。我想，他在發瘋，免得作孽……不過我一接到信，——自己連自己都不認識。我可怕地變成了瘋

子。」

「這是不錯的，」尼古林沉思地說。「現在這機的人很多……」

他向車箱深處仰了一下，用肩膀遮住風，吸起烟來。風從燃着的紙烟上吹起了火星，很快就把它們熄滅了。

「現在我有一個念頭，」福米喬夫又開口說。「我有一個上前線的念頭，和德國人們去打仗。噢，就是要打仗！我現在學會了去瞭解軍事計策，這是一件怪事——在未收到這封信之前，我一點什麼軍事計策也不會想。在我們的醫院裏睡着一個步兵上尉，是個好人。有一次，他說：「福米喬夫，現在給你一個戰術問題：兩翼是如此這般，砲火目標在那邊的某處，這兒是——磨坊，譬如說，這兒是山谷。敵人是一連人，你只有兩排人，你要進攻。應當怎麼辦呢，從哪兒開始呢？」我瞪着眼睛，什麼也想不出來。可是自從接到信之後，我便只想到一個問題——如何可以巧妙地，有效地打德國人。我輪着想：「我到前線上。有三輛坦克車向我開過來，他們的機關槍從旁邊掃射。而右邊——是一個坑……」我閉上眼睛，我清楚地看見了這一切，好像是真的！立刻便想到，為了使他們一個活的也不留下，這要怎麼辦。我想出了多少方法——連數都數不清了。我輪着，自己在和坦克車打仗，也和摩托車，和騎兵打仗。也不知怎麼一來，我們和上尉又在花園裏遇到了。他又把問題提給我：「解決一下，——他說，——福米喬夫！」我一下子就給他把他一切都解決了，解釋了一切，——他簡直有點驚奇。「哪，還有一個問題。並不完全合乎軍事科學，可是很好。福米喬夫，——他說，——你應當進軍官學校，你生來就會想很好的計策。」他以爲這是生來的，他可是不知道是德國人教會了我的

軍事計畫，就在他們把柯里亞和克秀莎埋在地裏和把妻弄成殘廢的時候。這就是計畫的來源，是我的苦痛！我現在就懷着這樣的念頭到前綫去——打死一百個德國人。打死一百個，那時就可以犧牲啦，不論怎樣也不能在這以前犧牲。我的數目——是一百！」

尼古林稱讚着：

「很正確的想法，一百個——這很好……」

「那末你是什麼念頭呢？」福米喬夫問。

「我的念頭？」尼古林微笑一下。「我的念頭是這樣的——把他們打死的越多越好，而且要叫他們對到俄羅斯來的事後悔一輩子，而且還要警告自己的子孫。不過我可是不能預備死的，打完仗以後我還要讀書呢，我要去學習充任軍事工程師。」

這回輪到福米喬夫來稱讚尼古林的念頭了，又坐了一會兒，後來便在車箱深處，和老伯伯並排躺在新鮮乾草上了。

尼古林只剩下了一個人，——他迎風坐着，向閃爍着秋星和銀河微微發白的天空望去。他的思想很清楚，廣闊和深遠。他想到自己，想到福米喬夫，想到俄羅斯。他覺得心裏很舒服，很光明……

……慢慢地天亮了，霧氣朦朧的，潮濕的黎明光臨了。尼古林覺得自己帆布制服領上有了潮意。附近灌木叢和枞林的輪廓顯出來了，遠處整個大地上都籠罩着一層白色的冷霧——簡直像在海面上。但是在紫色的天上，光亮的圈子越來越大了，忽然間，耀眼的強烈的淡光透過雲霧，一直照進了尼古林的眼睛。太陽出來了。

其餘的水兵們一覺出到了早晨，都醒了；他們伸着懶腰，響亮地打着哈欠，走近開着的車門。開道房閃過去了；岔路上站着一個年青的女孩子，手執綠色的小旗。水兵們喊叫，揮動着無遮擋的帽子；她笑着，用小旗子回答。後來，當開道房和女孩子都消逝在轉灣處的時候，樹柯夫懸繞着英國人的粗野的眼睛，在科雷洛夫身上轉了半天：

「華滋，你怎麼打哈欠啊，沒有記下住址來嗎？噯囉，乖霞，你沒想到叫火車會停下呀。」老伯伯最後一個起身。

「茶現在還熱，」他幻想地說。「來，解開行軍袋，到吃早飯的時候啦。」

但是發生了什麼意外，火車像磨牙齒一般吱吱響着，減低了速度，停下了。尼古林從車箱內探身出去，向一個一閃跑過去的車隊員問道：

「什麼事？」

「聽說車就被破壞啦。」

尼古林忽然用猛烈的動作掩上車門，而且關緊了它，僅僅剩下一道狹縫。當他轉面向同伴們時，他們立刻從他的臉上明白了一切，一句話也不用說。

「德國人嗎？」老伯伯問。

「排自動步槍的射擊聲回答了他。是的，這是德國人？尼古林從門縫中看見，他們正從小樹林中跑出來，不和諧地喊叫和開槍……」

五、第一次戰鬥

經過了幾秒鐘，麻木狀態。而前面的，最頑強的德國人已經跑到了火車頭跟前。尼古林用迅速的眼光投在伙伴們的蒼白臉上，明白，如果突然襲來的麻木狀態只要再延長半分鐘！——就要全體都毀滅了。

德國人喧鬧地在火車附近忙亂。

「臥倒！」尼古林向水兵們命令。「不許出聲。他們要是一開門——立刻便向毒蛇的頭上跳去，搗死！誰要是得到武器，——便向前挺進，向另外的人打去！」

大家臥倒，一聲也不出。喧鬧聲近來了，已經很清楚地分辨出德國人個別的語聲了。福米喬夫忽然站起來。

「你幹什麼？」尼古林絲絲地說。

「計畫！——福米喬夫用熱情的低聲回答。「想出計畫來啦。應當讓他們進火車來，我們在這兒容易捉他們！」

於是他開始敏捷地把乾草向海軍的身上蓋去。

他恰好及時做完了。德國人的語聲已經簡直在車旁了，車門響動了。

「俄國人，投降！」一個陌生的可憎的聲音發出。「到這兒來！」

一點回音的聲音也沒有，沒有一點響聲。德國人咕噥着爬進了戰車——鉤頭是兩個，他們後面還有兩個。其餘的人在車門旁邊的路上等着。

尼古林一直看見自己面前有一雙德國人的粗腿，打着裏腿，穿着後跟帶着紅色污泥的破靴子。他用猛烈的動作拉住德國人的雙足向自己拖來。德國人短促地叫了一聲，面孔向下倒下去了，就在一霎眼功夫，他的自動槍已經到了科雷洛夫手裏。福米喬夫跳起來，抓住靠近的德國人的肩膀，用拳頭向太陽穴上打去，——德國人的口裏，鼻子裏都冒出血來，他被這種可怕的連續打擊給打死了，倒下去。樹柯夫和謝列布里亞科夫打倒第三個德國人，老伯伯却在角落裏處理第四個：他把德國人揪到車轡上，用左手奪下他的自動步槍，右手不住地和迅速地用刀子藏去。這一切都是發生在一秒鐘的功夫內，下一秒鐘——落到水兵們手內的德國步槍，已經對着聚集在車輛附近的德國人掃射過去。德國人亂了羣，我們的人却已經打着哨子，呼喊着，哈哈笑着，從車內傾瀉出來，跳了出來。德國人被擊壞了，看見自己面前是俄羅斯的水兵，是黑色的魔鬼，是穿孝服的死神！……水兵們向戰死者奔去，抓起武器：現在是德國人的手榴彈已經飛到德國人自己身上去了！……重機關槍從灌木叢後面迎而掃射過來，展開了猛烈的衝鋒，但是站在列車旁邊的華西里·科雷洛夫發見有十來個德國人，正把機關槍向一輛敞棚的普爾曼式（註）鋼車內拖去，爲了好從車絨上，向海軍的背後掃射。科雷洛夫手裏拿着手榴彈向普爾曼式鋼車奔去。爆炸！普爾曼式車的上空昇起了灰色烟雲。當烟雲展開時，科雷洛夫已經站在擁有兩挺「帕拉白魯姆」的機關槍手前面了。被打死三個。其餘的人都舉起手來。

（註）重機關槍的縮印作品。

「柯柯夫！福米翁夫！這兒來，到我這兒來！」

三個水兵迅速把德國人的機關槍按在敞開的車台上。火力決死地正確。從林中發出的射擊停止了。我們的人又立起來衝鋒。

戰鬥一共繼續了半小時——是從無前例的戰鬥，二十五沒有武裝的水兵反抗一大隊武裝到牙齒的德國兵。六十八個德國人躺下去了，永久安息了，十二個投降被俘，其餘的都逃跑了。

水兵們在這一場戰鬥裏沒有損失。

六、山谷內

既然是香輩，就得爬進籠子。（註）：在戰鬥時候執行了指揮任務——在戰鬥以後便成爲指揮官。

車隊長和司機人——一個憂鬱的，留着被香煙燒焦的灰鬍子的老頭子，一隻赤裸的手臂放在油污的外套裏面，看出來是吊着，肘部上面包紮着，——到了尼古林面前。

「隊長同志，我們對兵車怎麼辦？回轉去還是怎樣？」

「爲什麼轉去？」尼古林驚異道。「前方正等候着砲彈、槍彈，而你們——要回去！路程既然規定好，那末就得照路程走。」

（註）俄語，對付「吃什麼飯，爲什麼？」。

「路軌被破壞了。」

「會修好的。您那跟班的隊伍一共幾個人？」

「太少，我們弄不好。」

「我把自己人加上去。村莊中的集體農民可以幫忙。」

「有本事，」司機人輕輕翕動着鬍子，說。他是個滿肩矮胖的人，鐵屑好像永遠要洩進他的眵色

面孔去。

「你有一隊鷹，隊長同志！」他叫着。「不是人——是野蠻的老虎！我到死——也會記牢！」

車隊長到村中去了——招集集體農夫來修理道路。

尼古林把老伯伯喚過來。

「請您帶兩位紅海軍，把所有的死屍都搜一搜。證物，信件和其他等等的文件——都拿來給我。

把武器，彈藥，用具都搜集在一起。」

他爲了安在老司機人的面前誇示才幹，故意發佈命令，依照軍法稱呼老伯伯——爲「您」。老伯

伯明白這一點，很「和藹地」站起身來，兩手順襪縫垂下去。

「遵命，帶兩個紅海軍去搜索死屍。證物，信件和其他的文件都拿送給您。把所有的武器，彈

藥，用具都搜集在一起！」

「請您去執行吧！」

老伯伯表示了老行伍人的風度回轉身，響着皮鞋後跟。

尼古林偷眼望望老司機。老頭子很感動，皺起眉頭，咕噥着，轉轉頭。

「人們自己有這樣大的勇氣，這樣明白任務的重要，這是好到什麼程度啊！」他說。「我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打過仗，所以我明白全部軍事科學和紀律。我曾任第十二擲彈團的下士。」

他向自己的火車頭走去。尼古林眼望着他的後身，想道：「紀律——這是很重要的事！大概，人們什麼都會注意到的……」

尼古林派遣一隊水兵去修理道路後，便和科雷洛夫夫共同來訊問俘虜。科雷洛夫夫曾經進過中學，所以還記得幾句德國話。很幸運，在德國人中間發現了一個稍微會說俄國話的人。

查哈爾·福米喬夫走近過來，面孔發着灰色，望了德國人一眼。

「嗶呀，還要和他們談話哪！……白對他們費精神！」

「你爲什麼在這兒？」尼古林嚴厲地截斷他。「沒有聽見命令——去修理鐵路嗎？」

「我馬上就去。我殺一百個的誓言總算開始執行了！還剩九十三個……」

訊問的結果，在根本方法上改變了尼古林的計劃。發覺向火車鳴響的德國隊伍——這是空軍降落傘部隊，德國人降落的目的爲了要切斷我們後方的交通線。一個俘虜供稱，在傘兵降落處附近的山谷內，藏有降落傘，機關槍，無線電台。散佈在四周的殘餘傘兵很可能利用這些武器。

中午時光道路修好了。司機人請水兵們坐上車去。

「不成，」尼古林說。「我們要稍稍耽擱一下。你們走吧，一路平安！」

他把一個簡短的報告交給司機人，請求他轉交給附近車站的兵站司令。大家很熱情地告別了。司

機人和全部海軍都交換接吻，甚至流出了眼淚……

當火車已經開出很遠，車輪轟隆隆剛能聽到時，——海軍們聽見了三聲拖長的汽笛聲。

「老人家向我們敬禮呢，」克萊甫曹夫感動地說。

……樹林子用光亮的，透明的寂靜迎接水兵們，枯葉和潮氣——不久以前下過雨——清新地和濃烈地發出氣息，脚步踏在蒼蘚掩蔽的土地上，一點聲音聽不出。還發着綠色的柵樹，豎立着，楓樹才剛剛發紅，菩提樹已經可以透過金光，把自己的樹葉子撒滿了大地。青鳥發出秋式的哨叫，啄木鳥像秋天地敲打；田野中，有一棵也不知從哪兒落到這陌生地方來的山梨樹像橙色的火簇那樣燃燒着，在傾斜的太陽光中燦閃。烏鴉在山梨樹的周圍忙亂，嗚叫。啄食澀苦的果實。

走進山谷上，必須穿過稠密的山柵樹，野薔薇和山胡桃樹叢。水兵們在谷底，樹枝掩蓋的地方尋到了降落傘，彈藥箱，機關槍，手榴彈，信號火箭，兩個行軍無線電機，裝有降落記號的口袋……

尼古林咬着嘴唇沉思。

「一百零六個降落傘，」他說。「你聽見嗎，福米喬夫？八挺機關槍。福米喬夫，你聽見嗎？」

「是的，我聽見了，」福米喬夫回答：他被野薔薇葉實迷住了，已經嚼了有半顆。

「那末你的意見以為如何呢？」

「意見很簡單，」福米喬夫回答，把紅色的菓實一顆跟一顆地投進口內去，「大概，他們是一百零六個人。我們打死了六十八名，十二名被俘虜，還有二十六名沒找到。這就是一切。」

「我不是問你這個事！」尼古林光火了。「你想想——找到好一位數學教授，否則沒有你我連賬

都不會算啦。你把你的野醬蕪菜扔掉吧，跟你說正經話！我是問你機關槍的事！」

「機關槍有什麼關係？」

「愛呀，你！這兒有幾挺機關槍？八挺。在車站那兒他們有四挺。共計十二挺。一百個人可是用的太多了……啊？」

「太多了，」福米喬夫同意了。「你怎麼想法，他們人還多嗎？那末其餘的降落傘在什麼地方呢？」

「木頭腦袋」尼古林說。「他們光是一百零六個人，以後會更多的。我是這樣猜想，德國人還要降落一組，也許還不止一組……他們為什麼要有降落記號？現在想明白嗎？……」

福米喬夫的眼睛閃閃發光：

「那末要捉捕啊！」

「是要捉捕的！」

就在這兒，在谷底，尼古林把隊伍集合起來，把情況向水兵們描繪了一下。

「你們看，親愛的同志們，要發生什麼事情啊！也許，我們面臨着激烈的戰鬥。那末我們就要把我們的隊伍組織成必要的核子。隊長，這就算——我。還要一個委員，啊，誰有黨證，請舉手吧？」

只有一個克萊甫曹夫舉手。

「事情很明白，克萊甫曹夫，你就要擔任委員，」尼古林說「至於參謀長我就任命福米喬夫。查

哈爾充任。」

福米喬夫嚇了一跳。

「你是幹什麼，隊長同志！我會給你當什麼參謀長，我從來沒有走近司令部過。我是個普通紅水兵。」

「我可能是什麼？」尼古林回答。「克萊甫曹夫——是什麼？老兄，你沒有什麼幹不來的——是戰爭。如果必要，不要說參謀長，即使我任命你充醫生或者工程師——你也得幹。福米喬夫同志，請你不要反對，立刻執行職務。」

會計出納和全部隊伍經理工作的首領，在隊伍的共同贊同之下，尼古林任命了老伯伯。福米喬夫立刻就把一隻在山谷內拾到的，滿裝著蘇維埃紙幣的皮包交給了他。

老伯伯很明顯地頗滿意對他的信任，不過爲了禮貌還在客氣：

「我非常不歡喜攜帶公家的錢——只有耽誤。這兒是多少？」

「鬼才知道它們，」福米喬夫毫不關心地回答。「數數，以後你再報告。」

「噯，噯，噯，不成！」老伯伯警戒地挑起手指頭，說。「等等！會計接受金錢沒有數目，這種規矩我在任何地方還沒遇到過。如果照真的方面去作，那末就要一個委員會：我，你和另外兩個委員。而且以後還要製作紀錄，」他又加上一句，是爲了想在水兵們面前炫耀示財政的知識。「一個人付錢——要簽字，第二個人收錢——也要簽字，下面還要委員們副署。」

「拉倒吧！」尼古林不能忍耐地抽入說。「還得給你弄個保險箱和打字機到這兒來，還要預備兩

喃地對他訴着這些聰明的處世哲學。

風帶來一陣火車頭的尖銳的汽笛聲，這聲響打斷了列達格斯的思潮，自從他調來此地——邊境地的拉特加里來以後，火車汽笛聲總是引起他不少的悲愁。這些汽笛聲好像在叫他跟着他們到那邊去——到里加去。那裏的生活是熱鬧，那裏的生活是在人羣中，是在光燦如白晝的馬路上，在那邊人是不覺得這樣孤單的，不會這樣乏味無聊的。現在鐵道不再載運普通客人了。火車塞滿了德國軍隊，火車頭拖著大砲，居民是嚴厲地被禁止走近車站和鐵道附近去了。在萬籟俱寂中，他聽見車頭停下了，一會又開進了森林，拉着汽笛。輪子格隆格隆強有力的有節奏的響聲越來越清晰了。

突然之間，一種可怕的爆炸聲打破了黃昏的靜寂，回響重複着，流轉着——威脅地——穿過森林去了。好像這回響特別賞識了這有力的雷聲，回響好像在鼓勵什麼人，答應他將一個重要的消息傳布出去：決不在未達到各村，各

出去——又廣大，又寬濶，籠罩在低落下去的紫色陽光內。糧食的堆積豎立在右面的赤裸的田地上。

「不許探頭出去，」尼古林警告。「也許德國人在監視呢。看得清楚點。」

但是水兵們看了半天——什麼也沒看見。一帶近處發黃，地平錢處就顯出頑灰色傾斜的山丘起伏不已，一棵從樹林子裏跑到草原上來的孤獨的小樺樹，和氣地發着綠，藍色的雲在天空游泳。鷺鷥叫着飛過去；尼古林在牠們的隊伍還沒有在天空分散之前，對牠們看了好久……

「肅靜！飛機，」哈爾琴柯說。他用肘部撐住抬起身來，他的眼對定在一處了。

「不是吧，是你的感覺，」尼古林傾聽了一下，反對。

「我在軍艦上是第一個聽覺好的人，」哈爾琴柯回答道。「我對這種工作是不會錯誤的。向這兒來的。從北邊飛來的。」

不錯——尼古林和其餘的人們也感到遠遠的微弱的馬達呼聲。但是哈爾琴柯全身站了起來，響着身子，像一頭上等波音特獵狗立起來一樣，聽着，彷彿不僅是用耳朵，而是用全身。

「德國人！」他堅定地和確信地說。「偵察機。「亨什爾式」。從我們右面飛來，低空飛行。」哈爾琴柯沒有錯誤——這的確是亨什爾式。

偵察機在樹林邊緣上空繞了個大圈子，後來又到樹林上空。它第二次在上空出現時，飛得很低，兩翼的十字看得很清楚，尾巴上是一隻萬字。飛機的影子沿着山崗的黃坡滑過。

辨測盤轉着尼古林。

「降落記號！快！」他命令。「二分鐘內！」

當戰士們把降落記號鋪在草原上的時候，尼古林竟不能使自己找到飛機的地方了：忽然完全飛走了，不回来了，不是他發現目標了吧？可是馬達的轟聲又開始向上升了，一隻黑暗的迅速的影子——偵察機回來了——馬上就又沿着遠山的斜坡滑動了。

它平着幌了幾幌，表示已經明白鋪設的記號，又繞了兩個圈子向西飛去，一直飛到太陽裏去了。

七、從西方來的「容克」式！……

「你對於這情形的動機怎樣想法？」尼古林問自己的參謀長。

「我想——是來找自己的人的。」

「對啦！我宣佈全體動員。把全部德國人的武器都從山谷運到此地來！把降落傘暫時留在原處。」

十五分鐘後，命令已經執行完畢。

尼古林把委員和參謀長喚到自己面前來。

「可能發生各種事情，」他說。「也許他們是拋下傘兵，但也許是降落運輸機。如果是傘兵，——在空中時便開火打。如果是飛機，——在未着陸之前，可不要開槍。把隊伍分成四組——我帶領第一組，第二組——克萊市曹夫，第三組——福米喬夫，第四組——樹柯夫。每一組兩挺機關槍。我們要把這片有降落記號的空地包圍起來。機關槍要早點檢查好！」

他用迅速的脚步，幾乎是跑，巡視過田地，向每個隊長指示了他的陣地。他給自己選擇在禾堆

試了試機關槍。乾燥的短促的射擊聲震耳地在樹林裏響過。一隻受了驚的大鷹從遠處的山崗上飛起來，大張開翅膀，慢慢地夕照中飛過——很低很低，幾乎要接觸到乾枯的蓬蒿了。

太陽落山了，一片草原上的夕照耀人眼目。草原上有些地方溫柔地和透明地發紫色，有些地方陰暗下去了，——就是山崗長影子伸出來的地方。

「你什麼都沒聽見嗎？」尼古林問哈爾琴柯。

「還沒有。」

天色昏暗下來，草原上的紫色夕照熄滅下去；成熟了的糧食的和新鮮的穀草的飽滿和塵土的氣息，又濃厚地，又溫暖地從禾堆中發出來；夕照消滅了，它的火焰般的金光黯淡了，——但是空氣中還很透明和清楚，山峯的起伏還閃着微微的亮光，高空的，邊緣四張的白雲還在最後的光芒中游動……

「安靜！」哈爾琴柯說。

全體沉默，眼睛盯住天空，除了寂靜和白雲之外，天空再沒有什麼了。

哈爾琴柯屏息傾聽。

「來啦！」

尼古林悄悄對科雷洛夫說：

「傳達：聽見飛機啦。」

科雷洛夫傳達了克萊甫費夫、福米喬夫和樹柯夫。

遠遠的微弱的轟轟聲僅能捉到，但是哈爾琴柯已經強着因為激動而發火的眼睛，向隊長報告了；「運輸機。『容克式——五十二號』從西面飛來。」

……幾架巨型的沉重的容克式轟轟響着和吼叫着在草原上空盤旋。水兵們在機關槍旁邊臥倒和等候着。

於是第一架飛機着陸了，閃着機翼，尾巴翹着，一直向禾堆滾動過來。在它停止以前，第二架和第三架容克式也落下來。就在同時一響眼功夫內，從四面陣地中，從全部機關槍中，子彈向容克式噴射過來。槍彈嘯叫着，穿過機體，平板，汽油箱，發動機。一架還沒有停穩的容克式，開始增加着速度，企圖飛起來，但是一長排子彈已經穿過它的發動機，穿透了心臟——於是橙紅色的火舌在容克式上空飛騰起來。

戰鬥就這樣開始了。

尼古林一組的機關槍和自動步槍，一直向停在禾堆旁的那架飛機打過去，把發動機和平板都燒燬了，飛機燃燒起來；被火焰映照著，從飛機內跳出來的自動步槍手，立刻都被彈火削倒了。

但是有一件事是水兵們沒有預料到的：容克式除去從空中運來自動步槍手以外，還有幾輛小型坦克車。

一輛矮小的，扁平的，寬闊的坦克車，像爬蟲一樣咕咚咕咚響着，從飛機下面爬出來，增加着速度，用迅速的彈火向禾堆打着，一直向尼古林的陣地衝過來。尼古林略一遲疑，全體就都要完結啦！

但是自從他稱呼自己為隊長那一刻起，——他的思想，感覺和意志都尖銳起來，緊張到了頂點：就彷彿有人從旁教導了他一下，他找到了結論和出路。

「如果他們打死我，你就擔任小組的指揮職務，」他向科雷洛夫說。

他用迅速的，但是很鎮定的動作，拿起兩枚手榴彈，輕輕地迎着坦克車跑出去。子彈決死地嗚叫，四周沙沙作響，但是恐怖的感覺在他的心臟上一現也未現，甚至他連一點輕微的為自己担心的驚慌都沒感覺到，——他的心上是那枝輕鬆。

他舉起手來，把一扎炸彈拋出去，而向下一伏，爲了免得碰上彈片。手榴彈還在空中的時候，尼古林的思想已經超越在它的飛翔的前面，知道沒有白費力氣，馬上爬蟲就要跟着爆炸聲一同分裂和破壞了，坦克車旋轉，揚起土塊，停下來……那末——第二扎炸彈向砲塔擲去！

果然是這樣發生的。爬蟲咯吱聲跟着爆炸聲一同炸裂，飛散開去，坦克車拋擲土塊，在原處轉動着；第二扎恰恰打中了砲塔，坦克車的彈火中止了。

快活的，激動的尼古林，面頰發着紅，彷彿吞下了一大杯美酒，回到禾堆處來。

「這就是一切！」他對科雷洛夫說，那人正從機關槍處抬起身來，用高興的光亮的眼睛望着他。「那兒有什麼多話和他們喧嘩！……一，二——就進箱子！不過你，科雷洛夫，還要注意他們。混蛋們會闖入，——會爬出來，他們不會在自己的火油爐子（註）裏坐多久的。」

殘餘的零落的自動槍手們向不堆處射擊，但是他們的火力很微弱，稀疏，又不準確。科雷洛夫想要在陰長面前按示勳勞，迅速地使兩枝自動步槍停止了射擊。德國人的火力更加稀少下去。一句話，在尼古林地段上的戰鬥可以算是完全勝利了。

不過在福米喬夫和樹柯夫地段上發生的事情不大明白——非常寂靜，那同時在克萊甫曹夫的地段上的事情正在進行得越來越熾烈。自動步槍和機關槍在那裏響，蒼白色的旋繞着的火焰不住地顫抖。昏暗更加濃重了，同時霧氣又籠罩住了。

「應當到那兒去，」尼古林說。「看看他們那兒的事情怎樣……科雷洛夫，把小組留給你。頭頂重要的——監視坦克車。」

他跑着，有些地方是跳着。向克萊甫曹夫的陣地跑去。他念念忙忙地跑，從戰鬥的白熱化上，感到那兒的事有點複雜。當他差不多已經到了目的地，在黑暗中已經分辨出敵人的飛機的暗影時，——忽然響了一聲震耳的爆炸，烟火的柱子向天空衝去——一切都靜止了。短短的一排子彈響過——最後的一排。

又過了十分鐘，尼古林來到福米喬夫的陣地上。他在那兒遇到樹柯夫。

「叔，你們的事情怎樣？有什麼事？……」

「什麼呀！」福米喬夫罵着，用兇狠的，激怒的聲調回答。「討厭鬼，根本沒有打仗——趕快把手瓜子舉起來。那不是他們站着嗎——整整的一隊，還有飛行士和駕駛員。這就是他們的武器。」

他指着堆成堆的機關槍，自動步槍，手榴彈，刀。旁邊站一隊俘虜。

香烟的火頭還在閃光。

「還抽烟嗎，混蛋們！」

福米喬夫咬一下牙。

「要把他們的烟拿掉嗎？」

「不用！」

「飛機完整，」福米喬夫報告。「坦克車也完整，甚至還沒有離開飛機。沒有開槍就投降啦。可是克萊甫曹夫那兒的事情怎樣？」

「克萊甫曹夫陣亡了，」尼古林回答。「孔諾瓦洛夫和謝列布里亞科夫也陣亡了。」

八、別了，朋友們！

克萊甫曹夫在第二架容克式剛剛把自己的輪子觸到地面上那一瞬間開火了。子彈把着陸器打穿了，容克式傾翻了，右側機翼彎曲了，左面機翼高高翹起來。打擊是如此厲害，飛行士就死在原處，而掛在機上的坦克車也脫離了隊伍，這一切都是後來才發現的。

但是在客座間的自動步槍手們却殘存下來。有幾個德國人跳出來，臥倒下去，用火力掩護着其餘

的人下機。委員命令孔諾瓦洛夫和謝列布里亞科夫把飛機和法西斯黨徒一齊炸毀。

水兵們沒有能爬到。孔諾瓦洛夫在右面把被打穿的頭鑽在地內，謝列布里亞科夫就躺在離他五步遠處。委員從自己掩護的地方看到這一切。

「哎呀，毒蛇！」他咬緊牙齒說。「孩子們犧牲啦。把手榴彈給我！」

委員非常迅速地竄過一個小土丘，向飛機爬去。槍彈的密集迎着他面噴噴，吱叫。被子彈打穿的帽子飛掉了，行軍袋像被刀切一般截斷了。兩顆子彈打穿了委員的肩膀，兩顆子彈打在腿上。委員克服着疼痛和將死去的疲弱，頭強地向前爬去。又一顆子彈——打進了肋部，這是致致命的子彈。委員的熱血向草地上和地上流着，跪起來，把炸彈向容克式拋過去。

爆炸以後，德國自動步槍手們的火力停止了。水兵們奔到自己的委員處去。他已經犧牲了。

……把水兵們埋葬在村莊的公墓內，——從這兒的一座赤裸的土崗山，可以向草原上看出去很遠，一直望到邊上。是一個晴朗的，寒冷的日子；一陣一陣地颳着北風。稀疏的灌木彎曲着，黃樹葉子落下來，風追逐着它們，把它們在地上捲着轉。

隊長的致詞很簡短：

「我們埋葬和我們一同開始作戰的同伴。我們在這次戰鬥中，雖然敵人的數目和武器遠超過了我們，但是勝利了。敵人有自動步槍，機關槍，手榴彈，坦克車，飛機。但是我們的勝利，是因為爲了正義的，神聖的事業，爲了蘇聯人民，爲了我們的祖國而戰鬥！在戰鬥中，爲了祖國的光榮和自由，爲了人民的幸福，我們的親愛的朋友克萊甫曹夫，孔諾瓦洛夫和謝列布里亞科夫犧牲了。對於他

們——是永久的紀念和光榮，對於敵人——是復仇和滅亡！」

他走到殉難者的前面，把無遮蓋的帽子放在每個人心上，小心地把帽子圍帶整了整。

「就這樣下葬吧！」他命令。

錘子響起來，後來便是土塊打到棺材蓋上的響聲。一個小墳堆很快地在墳墓上築成了。水兵們把刻着字的石碑豎在這個墳堆上，用機關槍發射了短短的三響作為致敬。

水兵們一直從公墓上向附近的一個鐵路小站出發了。尼古林念着要緊，因為從各方面都傳來些不明不白的驚慌消息。裝滿了家庭用具，套着馬，公牛，有的甚至母牛的大車已經沿路移動了。水兵們走過的村莊，時常看到門窗關閉着的茅屋。尼古林是很熟悉這些不快的現象的：這就是敵人臨近了。

尼古林集中地想着犧牲掉的同志們，想着隊伍的命運——要趕快跑到自己人處去，不要忽然遇上更大的德國人的隊伍。

「福米喬夫！」他叫他。

福米喬夫走過來，沉重地並排走着。

「有一個念頭直擾着我，參謀長同志，」尼古林向福米喬夫說。「他們降落的這隊傘兵很可疑。如果他們只是派遣的擾亂後方的小組——他們不會附有坦克車的。是不是他們已經在我們附近戰線的某處打進了一個楔子呢？……」

「我也是這樣想法，」福米喬夫承認。「既然是派坦克車來，那末一定有什麼目的。」

「有什麼目的？」

「隊長，這就是現在要我們想想的。戰線離我們還很遠嗎？」

「鬼才知道戰線在什麼地方。也許，離着一百公里，也許——三十公里。」

「我想是三十公里，」福米喬夫說。「你會看過在山谷內發現的無線電機嗎？沒有？老兄，不過我檢視過了，我是想從這件事上發現些什麼。兩個收音機都是超短波的，近距離用的。力量是二十五至三十公里。現在明白啦；你聞到是什麼氣味嗎？」

福米喬夫不很高興地笑了一下又加上一句：

「我們如果落到德國人的虎口中，那可真好了。」

「我們不會落進去的，」尼古林說。「他們的牙齒還不够嚼我們的力量。馬上到小姑要弄確實情況。我們和那一位兵站司令用電話連絡一下。」

福米喬夫應聲說：

「集體農場有人告訴我，好像火車已經有兩天沒開來了。」

九、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

41
小車站上很寂靜，無人，空虛——一個普通的草原小站，築着低矮的土站台，小花圃中還有些落了葉的金合歡。草原在四周發着灰色——憂傷的，秋天的，赤裸到令人心上難過的草原！

「集體農場上對我講的話不是撒謊，」福米喬夫說着，望着發光的鐵軌表面上的小黃色斑點。」

長遠沒有火車來了。」

在偵日室內找到小站站長。是個高身材的，滿臉雀斑的，沒有刮過臉的人，他的亂蓬蓬的頭髮上有些乾草屑和茸毛，他正在幹着一件奇怪的，對這種日子完全不合時宜的工作——正在做獵槍子彈。桌上放着些鐵路文件，站長都把它們揉碎了，用紙團和錘子幫着，把火藥塞進銅彈殼去。

「您好。」尼古林很客氣地說。「請准許進去。」

站長皺着眉准許了。

「請您講講，您對三天前早上從這兒經過的那列兵車有什麼消息嗎？……就是那列德國人襲擊過的兵車。」

「有消息，」站長回答。「您有什麼事？」

「我們就是那些保護過它的水兵。」

忽然一切都改變了。站長的憂鬱樣子，消滅得一點影子也沒有了。他跑到鄰近的屋內去，端來兩張椅子，請客人坐下，堅實地握過他們的手，同時自稱是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華里科夫。

他是一個奇怪的，可笑的人，這個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華里科夫——不論是他的臉上，脖頸上，手上都佈滿了綿密的雀斑，甚至在他的蒼灰色的眼瞼內，臧仁的四周，尼古林也看到了棕色的點子。他因為款待客人，已經不能安靜下來，所有餘下的空閒時間，都是在忙些慌亂的小動作；用五個手指頭扯頭髮，弄得亂蓬蓬的，把手指攥得咯吱咯吱響，動動墨水瓶，掏掏自己的耳朵，咬咬嘴脣。不過，對於其餘的一切事情，他又是一個很明白的人，對於水兵們的問題，像軍人一樣簡短和正

確地回答。是的，那列他們從德國人手中所保護下來的火車，已經平安前進，應當推想已經到了目的地。火車又來過嗎？沒有，沒來過。兩晝夜以前交通便斷絕了。同時連向兩面的連絡也斷絕了。

「據說，南面和北面的路綫都已經切斷，」姑長報告着。「因此，我們是被鎖在中間了。」

「參加游擊隊嗎？」

「還有什麼地方好去呢？不能留下來為德國人服務。要自己忍受恥辱嗎？你要留下來，那末以後，打完仗你說什麼？我是一個聰明人，有遠見的人，」姑長笑了笑。「我生活是有計劃的，我猜到二年以後的事。」

尼古林和福米喬夫也笑了。

「您生活得很正確。戰後人們會問你在哪兒啦和幹什麼啦。這是不錯的。」

「您有什麼忠告嗎？」姑長問。

「第一，我勸您——把自己的槍扔到水池子中去，或者埋到地中去。科雷洛夫！」尼古林從開着的門向大廳內喚了一聲，其餘的水兵們正分散坐在那兒的長椅子上和窗台上等候。

科雷洛夫進來了，向隊長行過禮。

「你那兒的麻袋裏還有多出的自動步槍。把它拿到這兒來。連着兩排子彈。這是給您的，洪。司畢里端諾維支，水兵的禮物！」

科雷洛夫把自動步槍拿來。尼古林把用法教了一遍。姑長熱情地謝過禮物。

「無論如何要把情況弄明白，」尼古林又說。「如果我們的確是被鎖住了，那末沒有什麼在這兒

再坐的必要了。那時只有一個出路——深入到敵後去。現在，如果您願意，琪洪·爾畢里端諾維支——我請求您參加我的隊伍。」

「謝謝。我自己也想請求加入您的隊伍，不過不敢說，」姑長自白着。「我以為——水兵是不會收留陸上的人的。」

「好人爲什麼不收留呢？不錯，我們的規矩是嚴厲的，因爲是戰鬪的兒郎。他們不會出賣同伴，即使從魔鬼的口中也要把他救出來。」

談話被老伯伯進來打斷了，他手裏拿着一張紙片。這是那四萬二千七百盧布勝利品的收條。

「你還要什麼收條！」福米喬夫開口說。「這兒的德國人從四面八方包圍我們……」

「請簽字吧，」老伯伯堅定地說。「如果不願簽字，就把自己的錢收回去。我不管啦。」

只好簽了字。

「還得查查賬，這兒角上簽字。日子在哪兒，要寫上日子……」

有人敲門。哈爾琴柯進來。

「隊長同志，聽到有點什麼轟隆隆聲。彷彿是火車。」

水兵們和姑長迅速到了姑台上。尼古林跪下來，用腮巴貼到冰冷的鐵軌上。軌道轟轟響，遠遠傳

10. ПЕРТ — 1242

過來生鐵輪子的奔跑聲。毫無疑問——火車開近來了。但是在這列火車上是什麼人呢——自己人還是德國人呢？」

「頂個機關槍！」尼古林命令。「全體執槍！」

隊伍分散到附近鐵道的溝內去。站台上只留下站長一個人。

過了十分鐘，火車頭從一個很深的轉灣處跑了出來——只有一輛火車頭，沒有車輛。它開足了速度向前跑，在自己的身後放出了低矮的，像馬鬃一般的灰色煙霧。站長把紅旗揮動，向它跑去。水兵們也跳了出來，在軌道上奔跑。

火車頭開始停下來，減緩自己的快速度。火車頭的停止器下面放出藍煙，全身都籠罩着嘩嘩響的白雲，停在小站前面——全身出汗，放射着乾燥的熱氣，曲軸和車輪被油上得很光的，發了熱。它的汽鍋還在顫抖着和轟隆隆着，壓制着熱氣的巨大壓力。

尼古林，福米喬夫和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都走到火車頭而前來。司機人——一個年青，紅頭髮的人，襯衫敞開着，暗黑的臉上留有污油和煤屑的痕跡——迎着他們跳下來。

「從哪兒來的？」

「從德國人處逃出來的！一直從他們手中逃了出來！」司機人很激動，但是很快活地回答。「根本已經不想能得救——簡直是遇到了怪事。阿列哈！——他向後面的車棚喊道。「到這兒來！」

火夫阿列哈從小棚子內鑽出來了，一身漆黑——只有牙齒和眼睛是白的。不慌不忙地，一級一級地順着小鐵梯子下來。他很像是個卡爾梅克人（註）——黑色的硬頭髮，張大的眼睛，扁平的鼻子。

「德國人把我們的炭水箱給破壞啦，」阿列哈說。「半路上就得停下來修理，把窟窿堵住。」
他同巨大的炭水箱身軀上的閃着白光的木柴子指指。

「德國人用機關槍掃射到的。」

司機人講述，今天早上德國人的傘兵佔領了南方離小站五十公里處的一座大鐵路工廠。只有一輛火車頭算是逃上了幹線——就是這一輛「*9*」——「*1515*」——他的救命人說實在的應該是阿列哈；他覺得事情不妙，足有兩晝夜沒有離開火車頭，始終昇着火。路上曾經停過兩次——因為炭水箱被子彈打穿和蛇管堵塞，因此到小站還摸晚了。

「我們還帶了第三個人來呢——一個客人，」司機人說。「瑪露霞，你幹嗎坐在那兒？你出來怕難為情嗎？你看，這兒有多少武士啊！」

「馬上就出來！」一個女孩子的聲音從車棚子裏回答。「我太髒啦——全身都是煤。」

「在路上帶來的，」司機人抑低嗓音，說明。「我們看見——她拿着個小包裏，沿鐵路跑，從德國人處逃出來的。欸——我們可憐她，就把她帶到火車頭上來。她的名字叫瑪露霞，姓克柳科娃。」
恰好這時她從車棚子裏向外張望。水兵們便用友誼的鼓掌歡迎她出現，高叫：「勇敢啊，瑪露霞！」
她有點不安，臉色通紅，開始整理頭髮。

樹柯夫同科雷洛夫擠了擠眼，用肘部拱了他一下：

(註) 瑪露霞是俄國常用的一種民族

「奉飯，不要錯過機會。你看多漂亮的姑娘才女王！」

那露臉的確很漂亮，生着一頭灰色的頭髮，高高翘起的小鼻子，熱情的褐色眼睛，眼睛上面是兩道闊眉發着黑色。立刻有十來隻手，有的拿着香烟，有的拿着糖，有的拿着蘋果，一齊向她伸過來。但是水兵們並沒能特別興奮；隊長斜了一眼，大家都安靜了……

尼古林繼續和司機人談話。

「那末，您以為向北去，也許還能衝過去吧？」

「不知道。不能保險……我們試試看，人們說的好，試試又不犯罪。」

「嗚，有什麼，」尼古林說。「那末我就和你們一同來試試吧。」

「好極！」司機人同意了。「如果能逃出羅網，那是人越多越好。」

「參謀長同志，」尼古林對羅米喬夫說。「你把機關槍按在儘前面的車台上。兩邊的車台上——是自動步槍手，一而六個人。其餘的都在後頭，在炭水箱上。快點行動，馬上就要完成。」

機關槍裝好和水兵們在炭水箱上和車台上都佔好地方的時候，垂頭喪氣的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走到尼古林面前來。

「嗚，一路平安……祝你們飛開成功。」

「那末您呢？」尼古林問。

「我啊——留下來……我不能拋棄掉小車站……」

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把眼睛避開，他的聲音顫抖了……一個人留在毫無掩護的冷清的草原上，

每分鐘都在等候着狂暴的敵人的出現，這是很難過的。

「謝謝您的自動步槍，」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又加了一句。「也許還能用得到。」
由於可憐這個長身材的醜人，尼古林的心難過起來。他用手指抓住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的肘部上面。

「如果黃昏時光我們不回來，這就是——衝過去了。這就是——鐵路通行，也就是在北面沒有德國人。如果道路已斷，我們一定要回到這個小站來。那時我們再和您一同想想將來的辦法。」

尼古林發現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的眼內顯出懷疑，挑一下眉毛。

「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我們不會就這樣把您拋掉的，您不要疑惑。對您講的話，您要明白，是水兵的，鏗鏘的話！」

他們就這樣分手了。阿列哈早就把爐子生旺了，黃色的火焰有力量的吼叫，準備向前衝去的火車頭抖動了。

「開吧！」尼古林說。司機人把手放在制動器上。他壓制着機器的不能忍耐的掙扎力量，驟忽地和輕柔地離開了原地，過五秒鐘之後，解放着在汽鍋裏轟轟響的巨大力量，他用毅然的活動開足制動器的力量。火車頭喧鬧地嘆息着，向前飛馳去了。

一一、交通斷絕！……

這是瘋狂的，超過限度的速度——尼古林想起了激設水雷的汽艇。沉重的，控制複雜的火車頭彷彿根本沒有觸到鐵軌上——被自己的速度催動着，在軌道上滑過。火車頭行起來的風如此厲害，使路基上的石子都飛進出去，火車通過的道路後面顯出一條黃色的道子，塵土飛揚的旋風旋繞和昇騰起來。經過二十五公里，火車頭在一小站上減低了速度。

「聽見什麼啦？」尼古林從車裏面喊叫。

「什麼也不知道，」從站台上回答。「據說，德國人離得很近。」

又是車輪子的吼叫，電報桿子的閃動。

水兵——機關槍手們坐在前車台上，用帆布制服遮掩着——否則連氣都不能喘。

尼古林仰制地，只用眼睛向瑪露霞微笑。

「駭怕嗎？」他的喊聲穿透了鋼鐵的轟響，蒸汽的嘯叫，嘶鳴和撲撲聲。瑪露霞的回答只看到她無聲的翕動了一下嘴唇，又不動了。

閃過一個車站；在這兒什麼都沒能聽到。可是再向前去遇到了一座閉道房。一個手執紅旗的人趕着火車跑出來了。

他說，聽說德國人已經不遠，好像在離這兒十五公里處鐵路線上就有。閉道房內已經一個人都沒有了，都走了，他是個鐵路工人，和妻以及三個孩子留在這裏。小孩子病着——帶着這樣的家眷能逃到什麼地方去呢？……

繼續前進。司機人緩緩地，小心地駕駛着火車頭，爲了好隨時向後退轉去。尼古林扶着欄杆，站

在小鐵梯子上。

當走到一個峻峭的上坡時，離下一站還剩四公里。火車頭弗赤弗赤叫，緊張地喘着氣。

首先看見，地面上的憂鬱的，黑暗的土丘上，一座水樓子開始向天空昇去，後來出現了幾棵光禿禿的透明的柳樹頂，樹頂上面是紅白色的揚旗架子，最後尼古林看到了車站本身——黃色的房子，白色的窗欄杆。火車頭更加減緩了速度，現在它簡直是在慢慢地前進，幾乎連聲音都沒有，彷彿是悄悄地走。

「要不要開進舍道去呢？」司機人問。

「幹什麼？」尼古林反問。

「我們一開過去，德國人却把它一撥，就把我們弄進死路去。這樣我們就倒霉了。」

「這兒倒是不看見有德國人，」尼古林說。「不過頂好是停下來。我們派哨兵出去預防一切意外。」沒有來得及派遣哨兵出去。機關槍震耳地，猛烈地射擊起來。尼古林向前面的車台上奔去。他看見沿鐵路向火車頭奔來的德國人。在堆積着道木的那方面，有一組兵士在忙亂，正推出一尊輕便的攻坦車砲來。

尼古林命令把機關槍轉向攻坦車砲去。十來條自動步槍也向那裏打去，砲手伏在地上，躲到道木堆後去。同時司機人已經撥轉了槓杆，火車頭向後退去，迅速增加着速度。德國人從道木後面跑出來，又向自己的砲奔去，又被幾排機關槍給打得向一旁退去。砲手素西里·科雷洛夫是知道自己的工作，瞄準向大砲打去，他明白，不能放德國人走近大砲——他們會用第一顆砲彈打碎和停住火車。

「向後看！向後看！」尼古林一聽見司機人的驚慌聲音，轉過面來。

一陣刺骨的冷氣穿過了他的全身，穿過了心臟和腹部——五個手中持有手榴彈的德國兵橫着向奔馳的火車頭跑過來。幾秒鐘內就要決定的事情：德國人的距離够得到够不到呢？水兵們從車旁的走台上，從炭水車箱中，激怒地用自動步槍向德國人開放，但是像這樣奔馳着很難瞄準。……

德國人差十五米還沒能追到，他們的炸藥在離鐵道十五米遠處炸裂了，昇起了黑黯的煙團，彈塊有些落到汽鍋和炭水車箱上了。砲聲停了，但是火車已經跑到揚旗外面，再過去就是斜坡，救命的低坡在噓噓的煙霧中發着藍色。

又開始了一陣瘋狂的追擊。德國人把砲火移到鐵路綫上來，企圖把鐵路破壞，同時阻攔住火車頭的去路。大概德國人很匆忙；砲彈落的不很準，離鐵軌還遠。火車頭不安地逃出了危險地帶。

「呼，過去啦！」福米爾夫用手背擦擦出汗的額角，說。「真險啊！好運氣！……」

一一一、瑪露霞的眼淚

當火車頭拖着自己身後的黑色長影子，走到熟悉的小車站時，低矮的紅色月亮已經在草原上空，透過了雲霧在閃光。琪洪·司畢里端緒維支快活地跑出來迎接尼古林。

「我以為你們不會回來了……在這種混亂時光還能記着我嗎……」

「我說過海軍的諾言——您記得嗎？」尼古林回答。

「謝謝！嗚，在路上聽到些什麼？」

「路確實絕了。德國人也許不久就會到這兒。應當走。你們怎麼決定的，同志？」尼古林轉向司機人和火夫。「和我們一同去，要是留下呢？」

「留下來受侮辱，受苦嗎？」司機人說。「不，我不留下來……可是你呢，阿列哈？」

「我？」阿列哈驚異着，甚至有點光火。「真是奇怪的問題。使起槍來，說老實話，還沒有忘記呢。」

「火車頭炸燬！」尼古林簡短而堅決地下着結論。「福米喬夫，預備炸彈。四扎炸彈够嗎？」他問司機人。

司機人沒有馬上回答：他很可憐火車頭。

「够啦，」最後他用奇怪的希辯啞的聲調說。

瑪露霞走到尼古林面前。「嗚，還有哪！」他氣憤地想。「隊伍裏的女人還不够多嗎！」

「隊長同志！」她說。尼古林光火地打斷她的話。

「我知道您要說什麼，——您想參加隊伍，我不能。我們要一而作戰一而前進，沒用的人對於我們……」

「沒用的人？」瑪露霞驚異了。「您這是說的我嗎？」

「您頂好留下來，」尼古林說。「不論什麼人都不會爲了這議論您的。我甚至可以發給您一個證明，您曾經要求參加隊伍，但是由於不可能……」

「不可能！」她又驚異了，尼古林心上涼了一下，這一次從她的話中捉住了淚意。

「留下來嗎？」瑪露霞又說。「要我……您明白，您是說的什麼嗎？……」

她把臉藏到手掌裏，哭出聲來。尼古林由於憤怒，憤恨和不安，血像一道熱浪衝了一下。

「請您不要哭！」尼古林說，皺皺眉。「等等再哭……」

他驚慌失措地環顧了一下，但是沒有一個人過來幫助他。

「你們自己走……可是把我——留給德國人！」瑪露霞透過哭泣聲說。「因為我是少共團員，蘇聯的女兒……因為我每個月在黑板上都有光榮紀錄……你們自己走，可是却使我——把頭鑽進繩套去

……不過我想……我想——水兵們……」

她哭得更加悲痛了。尼古林覺得，而且也知道，自己背後同志們的幾十隻眼睛的目光都不贊成

他。他的驚慌變成了猶豫不決——他在瑪露霞面前繼了械。他再忍耐不下去了。

「停止哭叫吧！」他抓住瑪露霞的肩膀，用力搖晃着，說。「我是爲了您的利益才講的！如果您

願意——請去吧！跟着大家一樣，這就是一切！走吧，只是以後不要抱怨……福米喬夫！」他喚了一

聲，想把哭泣的瑪露霞趕快塞給一個人。「請安撫安撫女公民，她參加我們的隊伍……科雷洛夫！幹

嗎像木頭一樣站着——你沒看見嗎，要點水！從炭水車箱裏取來！」

最後瑪露霞安靜下來了，她的抽咽也停止了。福米喬夫走到尼古林面前，大張開口笑着，巨大的

白牙齒在月光裏閃灼。

「這事就這樣啦！」他同情地說，但是露着點幸災樂禍的聲調。「我對這一切全明白，結了三年

婚。老婆只要一流眼淚，我馬上就得藏起來……」

「手榴彈預備好嗎？」尼古林說。「滾你們的蛋吧！」

於是發瘋一般，責罵迎面過來的和橫過去的——繃米喬夫，科雷洛夫，火夫阿列哈，樹柯夫——一個不加選擇！……

哈爾琴柯使他鎮定下去。

「肅靜！」

他在被月光映得發藍的夜的廣原中聽了半天。

「不明白……我不會分辨陸地上的聲音……比火車響要小得多。」

哈爾琴柯又聽了聽，加了一句：

「不過是向這兒——向我們——開來的。」

小站上的三條軌道的一條已經被火車頭佔據，尼古林命令把其餘的軌道用候車室中的椅子和長凳子嚴密堵住。隊伍在道路兩旁列成陣式。

從前方來的轟轟聲走近了。水兵們聽見，竭力去辨別，這是什麼東西呢？

「摩托開道車！」司機人發出了聲音。「大概是德國人開的，來查看道路哩。」

不久遠處的軌道上出現了開道車的黑點子。它用中等的速度開着。用椅子和凳子阻擋道路的那個堆積，被火車頭的影子遮着，從遠處看不清楚——摩托車司機人幾乎沒有衝進這條路去。開道車吱吱響着，滾動地爬着，停在離椅凳堆積約百米遠處。

在德國人還沒來得及開開鐵門——水兵們已經端着登了膛的自動步槍圍在四周了。

「下來！一個人！」尼古林命令。科雷洛夫把他的命令用德語重了一遍。白眉毛，瘦身材，細頸的摩托車司機第一個舉着雙手走出來。摩托車司機雙腿嚇得直抖，牙齒上下相打。

尼古林決定開始試問他，正確地估計着，怕死的摩托車司機不會怎樣特別頑強和撒謊的。

「一三、用力呀，「菲珈！」撞啊，「菲珈！」

在值班室內，就着一盞七根燈芯的油燈的憂鬱的光亮，進行試問。

「你們要把我槍斃嗎？」摩托車司機問。一片蒼綠色罩住了他的面孔，他坐在椅子上，由於神經的痙攣不時地跳動。

「如果你說實話，就不槍斃，」尼古林回答，由科雷洛夫翻譯。

「好，」摩托車司機同意了。「我要說實話。一列前面有兩輛裝甲車的軍用車跟在我們後面走着。我們是給這列車檢查道路的。開道車上有無線電台，不過我們還沒來得及用它。我們……」

「全都明白啦！」尼古林打斷他的供述，急忙從椅子上立起來。「再不需要什麼了。不過要記住對每一句話你都得用腦袋保證的。科雷洛夫，你留在這兒值班。」

尼古林在站台上簡短地把他的結果報告自己的職士。

「我們要把這些鐵甲車弄成餅！」

他命令司機人和火夫把蒸汽上足——達到最高度的壓力，能到多高就多高。

阿列哈打開爐門。橙黃色的光亮照亮了他的低矮的，腿部彎曲的變形。他說下外套，只剩下一件運動背心，一鐵鍊跟一鐵鍊的煤向火爐內飛去。司機人打開了扇風器——火焰耀眼地發白了，呼呼嗚叫，用低矮的發怒般的低音吼鳴。火夫毫不疲倦，毫不休息地工作——忽然把煤扔進去，忽然用把長火鉗伸進爐子去攪一攪。他的面孔，頸頸，赤裸的手臂上都被汗珠照亮了。

尼古林站在車棚子旁邊。司機人不斷地向他報告：

「十七度啦！」

「十九度……」

「上吧，上吧！」尼古林命令。「不會炸的，禁得住。哈爾琴柯，那兒怎樣——什麼也沒聽見嗎？」

「還聽不見。」

「二十二度，」司機人說。

把保險汽門沖開了。燃燒過勁兒的蒸汽白幕發出嚇人的和哨叫的聲音，在火車頭上空升起來。被風一吹涼，蒸汽就變成了細雨點落在水兵們的臉上。

「堵住！」尼古林命令。

司機人爬到汽鍋上，把汽門堵上。壓力便增加到二十三度。

「上啊，上啊！」尼古林催促。

「再不能上啦，」阿列哈在車棚子裏回答。「現在已經上足到二十四度，汽鍋要炸裂了……你不要多心，隊長同志——我們的「菲迦」(Фига) (註)可以跑八十公里，開足了也可以到九十公里。」

哈爾琴柯爲了免得蒸汽的叫聲妨害他的聽覺，沿鐵路跑向前去。他的聲音從那兒，從冷清的月光朦朧中傳過來。

「來啦！」

水兵們沉默着，甚至連互相耳語都沒有。一分鐘一分鐘過去——好像有一根看不見的繃緊的弦子，越抽越緊，眼看就要斷了。

哈爾琴柯用迅速的脚步走到尼古林面前。

「是時候啦，隊長同志。不然來不及把火車頭放出去了。」

「開！——尼古林向司機人命令。」

「哎呀，「菲迦」，別了！」司機人嗓音中含着不快的惜別聲說。「你要在我的手中犧牲……」

他猛烈地把推動機關馬力。火車頭抖動着，車輪子旋轉起來，輪子還只在火車頭下面的原處轉動。司機人跳下來。火車頭移動了——前進，前進，前進，震動着地面，憤怒地吼鳴和嗚叫，似乎在

(註)即「菲」的譯音。

他的鐵板內響的不是蒸汽，而是激怒地，銳機力量想要發洩出來的，越過了頂點的憤怒。

司機人全身哆嗦着，用高度中音向火車頭喊道：

「喂，「菲珈！」用力呀，「菲珈！」撞啊，「菲珈！」用力呀，用力呀！……」

夜霧迅速吞沒了火車頭，車道的遠方已經什麼都分辨不出了，只有車軌轟轟地哭泣，低低地呻吟，兩面相遇的轟隆聲交織成了一片：一面——是平勻的，有規律的，另一面——是迅疾向上昇高的，形成了地的怒吼。

生鐵和鋼的熱塊從黑暗中頑強地飛出來，向德國人迎面撲去：從扇風器中噴出來的，不祥的，彷彿用血染成的紫色的光團，沿着路基飛馳，在路基旁邊的石頭上跳動，又閃過小橋；石塊像迸濺一粒的亂飛，在後面，在月光朦朧中，旋風的柱子盤旋和蜿蜒。

……撞擊聲很嘈雜，但是像滾動一般：昏曠的霞光昇了起來，抖動着，在天空停了一刻，又消滅了。

由於激動，臉色蒼白的樹柯夫提議：

「我跑過去看看。我立刻就回來。」

「沒有功夫了，」尼古林回答。「我們馬上就要出發。」

爾米喬夫走過來。

「我們對摩托車司機怎麼辦呢？」

「放掉。」

「爲什麼？」駕米奮天驚異了。

「因爲我們允許過了：既然允許——就要守信用。把他帶到我面前來。」

把摩托車司機帶到站台上。他哆嗦着笑了，跪在尼古林面前，抓住他的手，把嘴唇伸到手上。

「起來！」尼古林憎嫌地說，把手藏到口袋裏去。「德國人，現在你回自己人那裏去吧……」

尼古林輕輕喘了一口氣，「回自己人那裏去吧，」他重說了一遍，提高了聲音：「就這樣告訴他們：俄羅斯的水兵伊萬·尼古林命令轉達你們，趁現在還來得及，請你們從我們的土地上好好地友善地退出去。否則你們會後悔的——等自己想要退走的時候，那可就晚了——我們一個活的也不能放走的！

……科雷洛夫，翻給他聽，無論如何要使他明白。叫他去重複說。」

科雷洛夫翻過去。德國人明白了，點點頭，嘟囔着……

「走吧！」尼古林用手指着草原。「走吧，德國人！」

德國人彎着背，把頭縮進肩膀，用哆嗦着的腳踏着，慢慢地穿過了鐵路。

尼古林沉默不語，用沉重的，惡意的目光送着德國人。

「開拔！」最後他說。「把人全排起來。燒燬開道車。」

開道車燒起來了，明亮地映照着站台。

隊伍排好了。

「向右轉！」尼古林發出口令。「跟着我——開步走！」

……開道車燒完了。只有被燒紅的鐵還在路軌上發亮。

小車站空了。衰老了十年的德國人從車站的一面，向月亮照耀着的冷清的廣原走去。水兵們向另外一面走去，瑪露霞·克柳珂娃，司機人，火夫阿列哈，以及爲了戰場的工作和功勞而情願拋棄自己的荒僻的小車站的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華里科夫，都跟在他們一起。

一四、通過村落和莊園

尼古林率領着自己的隊伍穿過偏僻的道路，否則便簡直地在未開墾的荒原上走，小心地避開大路。如果路途上遇到這種大路，那末就在夜間橫過去，迅速地走，爲了到早上可以離開遠一點——走到樹林中或者深谷中。有時也停留在村落或田莊上。靠近大路地方時常會遇到成爲廢墟的村莊；風吼叫着，吹進了空草屋的破窗子，吹動了未關閉的門，沿街追逐着和旋轉着黑灰，餘燼的刺鼻的氣味吹到水兵們面前。

劫後餘生的住民——老頭子，小孩子，女人們，——迎着隊伍跑出來，眼睛裏透過眼淚閃耀着希望。

「親愛的！近人哪！我們的人真回來了嗎？」

對這些人說實在話——還沒有，我們的人還沒有回來——是很難過的。

草原的深處，德國人暫時還沒能侵入，那兒殘留着些村落，莊園和村鎮。在絕早的清涼的晨間來到隱蔽在泥谷中的村莊中是很好看的。霞光映照著，茅屋的窗子披上了親切的溫暖的金光，蘆葦房頂

的上空，從粘土洞中冒出的輕烟，有力地 and 隨便地向上昇去，無雲的高空昇起了紫色的光柱，在那兒散佈開去，透明地閃爍着紅光。小河的上空，籠罩着一層乳白的蒸氣，鴨子呱呱着，鵝威武地嗚叫，樹葉凋落的黑楊樹下面，有一頭尾巴上繫着蝴蝶結的小花牛，沉思地漫步……捲毛的狗用各種腔調吹叫。

被籬笆圍繞着的，低矮的白色茅屋很堅固地豎立着——在父母的，祖父母的和曾祖父母的土地上永久生了根，茅屋的内部很乾淨，很舒服，很溫暖，蒸發着乾荷香，薄荷，新鮮的麵包氣味，肥壯的哥薩克女人們在火光熊熊的爐子旁邊忙亂，高高地曳起裙子，向因為非常好奇而鑽出來的孩子們打着珍惜的，清脆的耳光。這兒，在這種溫暖和舒適中，坐在自沸甕的旁邊，照理說應當是和平的村莊中的，關於年景，關於工作的日子，關於買羊或買牛，以及關於將近的結婚大典的談話。但是水兵們沒有聽到這種談話——大家的頭腦中都裝的是另外一件事。

在安靜的，偏僻的村莊中所過的這些日子是很好的——再好也沒有了，只有那種關於我們軍隊撤退的不能忍耐的苦痛傷他們。黃昏時光，在秋天的陰鬱的霞光中，離開可愛的小村莊，水兵們知道——不會再過多少日子了，野性化了的德國人會突然向這兒襲來的……但是當他們退走的時候——一陣陣的不祥的風沿街吼叫，想要自由自在地遊樂一下，吹進了破窗子，把只掛着一個鈕的倒下來了的門刮得山響，頭埋在地上的老頭子們的白髮翕動着，把死去的女人的裙子吹展起來，把塵土吹進了渾身是血的孩子們的死眼睛。風把失去理性的狗背上的毛吹得直捲，它們已經在自己的無聲了的主人的門口守了兩夜，風旋轉着和追逐黑灰，把冷却的焦炭的刺鼻氣息，遠遠的送到赤裸的草原上……

一五、夜談

不久在一個村莊中，有兩個紅軍加入了隊伍。過了一天，一個在德國戰線後方被擊落驅逐機的飛行士也加入了。後來又加入兩個工兵，還有六個步兵，他們是從樹林中出來迎隊伍的。在一個村莊中發現一個傷愈的坦克車手——也帶到隊伍中來。

從前報數的時候，在左翼照次序——瑪露霞·克柳珂娃——總是喊一聲：「十三，完啦！」她對於這事不很高興，因為她內心的深處還很迷信。現在她却是響亮地：快活地報數：

「二十一，未完！」

因此隊伍中便給瑪露霞一個混號——「未完成的人」，這很適合她的短小身材。

尼古林知道，隊伍一定會擴大起來，將來——在管理上，在給養上，必然要發生複雜現象，隱密的移動，進行休息和住宿，都要感到困難了。古班——不是西比利亞，古班是草原地方，是敵亮的地方；如果有一個什麼土谷，掩蔽二十五個人是可以的，但是掩蔽不了一百五十個人。你領着這種隊伍是不能開到一共只有十家，十五家人家的小村莊去的，這樣的隊伍，你用三公斤牛油和一百個雞蛋也養不活。必須到大的村莊和部落裏去，但是那兒間人的眼睛，耳朵，舌頭可太多了……總而言之，未來的前途使尼古林感到昏暗，不濟，充滿了各種驚恐和意想不到的危險。他不斷地想，巨大責任的重担越來越重地向他的年青的肩壓下來。

然而新的人一個兩個地總是向隊伍裏增加。瑪露霞從左翼報數喊：

『二十三，未完！』

過一天：

『二十四，完了！』

又過一天：

『二十五，未完！』

……有一天，一大清早，隊伍在一個傾斜的淺土窪中休息，發生了意外。不祥的風不知從哪方面吹送過來密塞斯米特式飛機聲。它穿過雲彩，簡直飛得很低，在草原上空，離地面不過一百米遠。隊伍中出現了一顆熱情的糊塗的腦袋，是新參加進來的；紅軍跳起來，用自己的半自動步槍向天空連開了幾槍。『停止！』尼古林喊了一聲，但是已經晚了：飛行士已經發現隊伍，開始衝擊起來，全部機關槍的子彈都向土窪中掃射。

掃射過兩個來復，飛機才不見了。戰士們開始立起來，四個人永久躺在地上了！——火車頭司機和三個紅軍。

尼古林帶起隊伍，快步跑起來。他怕密塞斯米特飛機領坦克車或機械化步兵來。

毫不休息地前進，日光炯炯地注視地平線上和空中。黃昏時光已經離很遠了。在二十四小時的行軍以後，戰士們의脚都僅能立住了。這時又開始下起小雨來；雨越下越大，夜間有變成傾盆大雨的樣子。

右面山崗後頭，霧濛濛的天空上朦朧地發現有樹頂和屋頂的影子。尼古林決定在這個村莊裏過夜。

老伯伯把戰士們分到各家去，給尼古林和韞米喬夫單找了一間房子。女主人開始收拾晚飯，但是韞米喬夫等不及了——很快喝了一大杯茶，向一張寬凳子上躺，呼呼睡著了。

尼古林在一盞小油燈的微弱光亮之下，自己一個人吃過了晚飯。然後躺下去，試着去睡。雖然疲倦使他的雙膝和肩膀都麻木了，但是睡意卻不來。他躺着，總是想啊，想啊，但是思想中沒有什麼清楚的东西。他抬起身來，把赤着的腳垂到木凳下面，點起油燈，看了看錶。還沒到八點，簡直還早得很，可是如此的黑暗！看來在新月未昇上來之前，一定要實行白天行軍……後來他皺了皺眉頭，想起了清晨的意外事件……這件事發生得真不好——白犧牲四個人。魔鬼使這個混蛋跳起來。現在誰也不用問了。只有一個有過失的人——是他自己，是隊長尼古林。如果戰士沒有命令跳起來，而且開槍射擊——這就是在隊伍中沒有真正的秩序和紀律，那末隊長就得負責……這以後還要有白費的行軍——一個戰士的小過失可以毀滅全部隊伍。需要鐵的紀律，但是怎樣把紀律建立起來呢，如果總不斷地有新的陌生人參加進隊伍來？必須把他們每一個人都觀察明白，但是時間——是不等人的，應當立刻工作，馬上開始：「困難，噢，真困難！」他想著，覺得自己是像要死一樣疲倦了。

爲了自己的軟弱，他對自己充火了。現在他的關於嚴肅紀律的念頭一個跟一個出現了。明天要把戰士們排列起來，告訴他們，要實行特別嚴厲的紀律，對於破壞紀律的人，只能採用兩種辦法，或者是從隊伍中驅逐出去，或者槍斃。隊伍中已經到實行真正的軍紀的時候。就是說：「對海軍陸戰隊的獨立

混成隊頒佈第一號命令，我命令全體人員，不論是行軍，不論是休息，都要保守嚴厲的紀律，特別的小心和隱密……」

尼古林急忙從帆布制服的裏袋內掏出鉛筆，日記簿，開始在上面尋覓空頁。

尼古林的日記簿內保存着一張用玻璃紙包着的領袖的照片。尼古林把暗淡的油燈拉近一點；向環個連最後一根燄紋都熟悉的，雖然離得很遠，但是却永遠而且到處都算是他的親近人的臉龐了半天，尼古林的全部生活和命運，一切的歡悅和苦痛，幻想和希望，都和這個人緊密聯繫着。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的牆垣使尼古林覺得如在目前；斯大林在牆垣內的廣大的辦公室中工作……他的烟袋早已熄滅——他已經忘了它，思想沉沒在分析，綜合，計算中。勝利的巨匠還要創造一次最大的勝利。幾百架飛機在空中翱翔，幾千輛坦克車在地面上進行猛烈的肉搏；遠方的寒冷的大海中游走着戰艦，千百噸的鋼鐵互相毀滅；從白林錯夫海到黑海，都浸在火中！但是斯大林很鎮定，很自信地坐在克里姆林宮，講話和動作仍舊是那樣不慌不忙——他對未來看得很清，他透過烟和火看到了勝利……

如果能向他看一眼，即使聽到他講一句話，那該有多好！不成——交通斷絕啦；莫斯科離得很遠，鋸齒形的克里姆林宮離得很遠……

也不知道尼古林是打盹呢，也不知是在遺忘狀態中，在風和暴雨交織着的喧嘩聲中，他聽到了一個遠遠的聲音——很遠很遠的，幾乎聽不到的聲音。他慢慢地和漸漸地明白了，彷彿從黑暗中掙脫了出來。尼古林全身抖了一下，聽明白了這個聲音。

「困難嗎？」他聽見。「大家都很困難，尼古林……你以為我容易嗎？你有五十個人，而我有

「二萬萬人，我對於所有的人——是主要負責任的人。要忍耐，尼古林，要戰鬥。勝利以後你才能休息。」

「我全都明白，」尼古林說。「我可以忍耐，我是堅強的人。」

又從克里姆林宮，越過幾千公里路，越過田野，草原和森林，傳來關心的親愛的聲音：

「率領自己的隊伍，就像現在以前率領的樣子就成。尼古林，我委任你——率領起來！沒有正確的估計，不要進行戰鬥，如果機會一到——就要勇敢作戰，時時我會幫助你的……我們一定會勝利，尼古林！……」

人聲消逝了，沉默了，遠離到深深的地方去了。雨天的風吼叫，雨打在窗子上；油燈閃動，微弱地和清冷地照亮了茅屋的一角，角落裏，桌子旁邊——尼古林把頭伏在手臂上。

一六、偵察

他睡醒過來時，窗外已經可以看到東西了。公雞用傷風的嗓子鳴叫。尼古林想起了夜間的談話。「作了這樣一個夢！」他想着，微笑着。

也許這真是一個夢，不過這個夢很奇怪，很不平常。向來夢總歸要忘掉的——爲什麼現在尼古林能重複夜間所聽到的全部講話呢？爲什麼昨天的疲倦，猶疑，動搖和沉重的思想，在他的心靈上一點也不留了呢？他急忙穿上鞋襪，推醒了福米喬夫。

「起來，查哈爾！走洗臉去！」

街上被低矮的灰雲遮得昏沉沉，雲片遮住整個天空，直到地平線。斜坡附近的空菜園子的上空籠罩着霧氣，上面一片白茫茫，下面靠地而上濃厚些和像炭氣一樣，稀薄的和醉人的秋天落葉氣息從小花園裏順風吹來。

「噯，來，福米喬夫，澆，不要心痛！」

尼古林光到腰部，縮着肩，被冰水冰得直哆嗦，熱鬧地撲過了半天，至少向自己身上澆了有三桶水。

吃早餐的時候，對福米喬夫說：

「我們那種過家庭生活式的規矩，只有在隊伍中是我們自己人，是水兵的時候有用。現在有新的規矩，家庭生活式的規矩沒用了。應當實行軍隊紀律，依法辦理。福米喬夫，我命令你先選一個人名義。每天早上要排起隊來檢查人數。排隊時候，像我每次所看到的那種亂談話情形——要禁止。禁止自由談話隊伍，我們要派定班長，我們要和他們講話。」

……接近戰線了——水兵們更快活了！時常在草原的道路上遇到小隊的敵兵，汽車，馬車。敵兵如此這般地留在地上躺着，頭扎進地去，汽車和馬車焚燬了，黑烟遮住天空，水兵們都滿載着奪獲的手榴彈和槍械繼續上路。

在德國人的後方，沿着戰線移動，尼古林計算着選擇一個比較安靜的地段，只有少數敵兵掩護的地方，用突然的打擊從後方衝破它。

尼古林一直在準備着這最後一次的決戰——只有一件事不能滿意：關於敵人軍隊的分佈，關於敵人防禦薄弱地方的確實消息不充足。尼古林遲延着，明白，不加考慮的行動是不成的；極小的錯誤——隊伍却會不可避免地犧牲。

一天早上，隊伍在荒僻的道路上走着，繞過小湖，穿過稠密的河柳叢，水兵們在一叢葉已落光的灌木下面發現一個渾身哆嗦的，抽泣着，把身子埋在樹葉中的八歲女孩子。尼古林走到她跟前，喊了一聲。她跳起來，大聲哭着奔跑了。福米喬夫捉住她的手臂。

「哪兒跑？真是怪物！……你在這兒的樹叢裏幹什麼？爲什麼赤腳？你的鞋子在哪兒？」

她一聲不響，因爲驚嚇和寒冷哆嗦着——赤着腳，渾身發青，只穿一件破襯衫。

「你穿的衣裳可不合季節呀，小美女！」尼古林笑了。「老伯伯，照顧照顧女公民吧！」

老伯伯的熱水瓶裏還有點熱水。樹柯夫從口袋裏拿出一件溫暖毛絨外套，一雙毛襪子，把女孩子裹起來，用一件小棉襖蓋起來，把茶給她喝。

很快她就緩過來和暖過來了，講起自己的悲哀的，可怕的故事來。今天黎明時候，德國人殺死了她的父親，母親，祖母，姐姐，把牛拉走，把羊也趕走，把叫布揚克的一條狗和一隻叫戈里希卡的小黃貓都打死了，燒燬了房子。小姑娘自己逃到菜園裏去才活了命；德國人對她身後開幾槍……後來她就走啊，走了很久，凍壞啦和疲倦啦。她鑽進這些小樹叢，迷失了路，她決心躺下去死掉。

水兵們沉默地聽她講述，竭力猜詳着隊長的決定。

那露霞咬着嘴唇，轉過身去，眼睛躲開隊長，充滿了眼淚。琪洪·司畢里端諸維支向自己的離鏡

手帕內擄了半天鼻涕。老伯伯重重地嘆息，感傷地哼着。

「都聽見了嗎？」尼古林用齜齜的，沉重的聲調問。「請記住，戰士同志們請牢牢記住，這一切我們都要寫在德國人的賬上！……他們到你們家去時是怎麼說的？」他向女孩子問。

從繼續下去的探問中發覺，原來前天夜間有兩個俘虜從村中逃了出去；女孩子的父親曾經給他們點麵包和醬路上吃，不知被什麼人看見了……

「俘虜，你說？」尼古林活潑起來。「你們村中有很多俘虜嗎？德國人多嗎？他們有坦克車嗎？你知道——那種大東西嗎？」

女孩子回答，有很多俘虜，德國人把他們拘禁在集體農場的牲口棚內。來過坦克車，不過都走了，現在沒有坦克車了。

「你們那兒的德國人是什麼樣子的——白頭髮還是黑頭髮？」尼古林訊問下去。「看見有高鼻子的嗎？這樣頂可怕的……」

看來有各式各樣的德國人——有白頭髮的，有黑頭髮的，也有高鼻子的。不久以前開來的德國人已經完全是黑頭髮的人了，把集體農民的雞都捉了去。

「羅馬尼亞人，歡喜吃通心粉的人！」福米喬夫說。

「都聚到一塊兒來了，好像在挪亞的方舟裏面，」老伯伯加上一句。

尼古林笑了。

「我們現在向這個方舟放一枚上等的水雷，把它炸成粉碎，滾到狗洞裏去！參謀長同志，你看這

件事怎樣？」

水兵們的心都放下去了，——這就是說他準備給所有這些白頭髮的，黑頭髮的，高鼻子的，以及其他喜歡喝雞湯的傢伙們送罪受受！

「嗚，參謀長同志，我們來開一個軍事會議，」他說着，和福米喬夫走到一旁去。

「我們當前的不算小戰鬥，是和優勢敵人進行真正的戰役。沒有偵察情況是不能亂攪的。」開始想起來。當前的偵察工作是很複雜的，幹這種工作需要一個很可靠的人。

「科官洛夫？」尼古林一面想着低聲地說。「太熱情，會壞事……樹柯夫？……離這個人十步遠就能聞出水兵的味道來。只要從他的走路步伐上一下子就能認出來。」

「來吧，隊長同志，我自己去，」福米喬夫建議。「事情是要可靠的。對於這種事，我倒有點軍事上的計謀，正可以用到偵察方面來。」

就這樣決定了。福米喬夫不肯浪費時間，把自己的帆布制服改換上一件半截皮襖，戴上一頂褪了毛的兔子皮帽——穿上這身衣服，立刻變成了一個很普通的集體農民樣子。

「化裝得很好！」尼古林稱讚。「完全是個集體農民。海水的氣味，鹹水的氣味——一點也不留了。」

「靈魂可是水兵的，隊長同志，」福米喬夫含着笑說。「靈魂——可不是帆布削段，你用半截皮襖是改變不了它的。」

「不過你要把它隱藏牢的，」尼古林忠告道。「否則它恰好會使你倒楣。」

「不會倒斃！」福米喬夫確信地說。「我的靈魂受過訓練，它懂得任務和紀律。請在明天這時候等我回來。」

「如果你不回來呢？」

「如果不同來，——那末就向我的水兵的靈魂追悼吧。」

他沉默一下，低聲地和認真地加上一句：

「如果發生意外，請寫封信給女人。我把住址留給老伯伯了。」

「我一定寫信，」尼古林答應。「噫，祝你成功。明天見。」

「明天見，隊長同志！」

福米喬夫出發了，一直穿過了灌木叢，向遠遠的一個山坡走去，山坡後面便是一條大路。彷彿是在追悼自己，在尼古林的心上留下一種奇怪的重量，好像胸中有一塊看不見的鉛。

一七、紅毛法老（註）

秋天的白晝過完了，——昏濛濛的霞光燃燒完了和消滅了，尖利的涼風變得更有勁了。

（註）法老指埃及統治者或軍人的稱呼。

關心的老伯伯天剛一亮就砍了一大堆蘆葦，給四個人蓋了一座矮棚子；爲了自己，爲了隊長，瑪露霞和小女孩子。棚子裏覺不到有風了，蘆葦的葉子免去了潮濕。

「可以過冬啦！」對自己的創造很感到高興的老伯伯說。「瑪露霞，把女孩子抱到這兒來！」他弄得蘆葦沙沙聲，在廣棚的黑暗的深處活動了半天，把女孩子放得舒服一些，後來自己也就躺在他旁邊了，因爲疲倦，一下子就睡熟了。

尼古林出去查哨崗。瑪露霞一個人坐在蘆棚門口。高高的天空隔着破裂的雲片，把冷颼颼的，潔淨的涼氣——另外世界的呼吸——吹到大地上來。稀疏的星在黑暗的透穿的空隙中間閃耀；現在有一粒星，紅色的透明的閃光，昏暗了，黯淡了，鑽進雲霧去，但是另外一粒——綠色玻璃一樣的，更透明而且更遠的星鑽出來了，閃爍着和抖動着，周身都浸在從自己的水晶體發出的薄薄的光膜裏，代替了先前的一粒。風發出了嚇人的，向上生長的喧鬧聲驅過樹叢，又沉寂了，隱匿了一下，又厲起來了，吹動瑪露霞身背後的蘆葦。而遠處却有一片霞光把地平綫染紅了！是燒的草堆或者牛糞堆，但也可能是一個被德國人焚燒的村莊。

瑪露霞覺得很憂悶而且沒有着落，——她一看到琪派·司畢里端諾維支的，在黑暗中朦朧顯出的，有些水蛇腰的長身形，就從心裏高興起來。

「您在消遣黃昏時光嗎？」他坐到旁邊問。「隊長已經睡了嗎？」

「不知道到那兒去啦……我看他從來就不睡。我很奇怪，他怎麼會不倒下去。」

「嗐，您要知道，會把他累倒的——是很困難的工作。」

「很困難，」瑪露霞肯定說。「他是我們中間的好漢子！他對一切事都做得很巧妙，迅速，有力。這樣的人在上世界上是不多見的——我是頭一個遇到。不過是一個簡單的水兵。」

「水兵他倒是個水兵，不過不很簡單，」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反對地說。「甚至於可說簡直不簡單。」

「怎麼，照您的看法，他是一個可愛的人嗎？」

「這話，立刻就顯出是女人來啦！難道「可愛的人」這句話對他說合適嗎？」

「到底怎樣呢？」

「他是一個——堅強的人，堅強的人們在日常生活是很少能令人可愛的，」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教訓地回答。「堅強的人們從來不想到自己的可愛，他們有更重要的工作。我這才是——可愛的人呢，因此我才是個廢物，」出乎意外地他用絕望的，悲哀的嘆息來結束了談話。

對於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這種意義的最深奧之處，就都包含在最後一句話裏了，但是瑪露霞就像一個天真的婦人，連這句話都當做了耳旁風，被另外的事吸引住了。

「您可是打哪兒知道，您是一個——可愛的人？」她笑笑。「打鐵子裏照見的嗎？」

「我也不是說外表的漂亮，不過我的心內是很明白的，」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嚴厲地說。「至於照心事的鐵子，您是知道的，人們還沒發明出來呢。」

「那末，是別人對您說的嗎？大概是姑娘們！」

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光火地不噴聲了。他是想談談正經的心裏話，但是瑪露霞却只想亂扯扯，消遣愁悶。

「幹嗎您不噴聲呢？嗚，很明白——是姑娘啊！……有意思，是金髮女郎還是褐髮小姐？」

「我很難對您說明白，」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不願意地回答，心內對瑪露霞那種女孩子式的輕薄樣子很生氣，這種樣子在當前的情勢中是根本愚蠢的。「她自己說是金髮女郎。」

「那末您自己的眼睛長到哪兒去啦？」瑪露霞驚愕了。

「我的……我的眼睛長在我身上，但是我沒有從電報裏分辨頭髮顏色的本事。」

「從電報裏？我簡直不明白，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您今天是在打啞謎呀。」

「什麼啞謎也沒有，只不過是一件滑稽故事，甚至有點像奇聞了。如果您還不想聽的話，我就講給您聽聽。已經過去三年半了。我派到這個小車站上來，夜間值班的時候我很寂寞——沒有辦法！這樣我就和一個女電報員交起朋友來。她在自己的車站上值班，我也在自己的車站上；有時，我們整夜地敲打電報機，互相交談。開頭是這樣，先講些各式各樣的瑣碎事情，後來我就把愛意開始打給她，而她也回答：「您大概是個很可愛的人，請把自己的外表描寫給我。」可是我能描寫什麼呢，我一個鬚髮紅頭髮，眼睛像瓶子玻璃……」

「完全不對！」瑪露霞熱情地說。「您的眼睛很美！」

「那有什麼美呀！……一句話，我不願意描寫我的外表，在我這兒的桌子上，電報機旁邊放着一本喬治·艾貝爾寫的長篇小說。……您沒看過嗎？他描寫了許多埃及的事情，描寫了各式各樣的法老，

——這本小說裏描寫過一個法老——是很漂亮的男子！……我沒有想多久，就把意思都抄下來了，僅僅把幾個字的位置改變了一下。噫，很顯然，產生了一種印象：一張黑黑的，沒有光采的，長滿了黑毛的臉，眼睛像黑火焰，其餘的一切也都是這樣子。後來我認識的女孩子也開始描寫自己的外表了。她描寫得很實在，沒有什麼誇張，她的外貌也和我一樣，並不怎樣漂亮，不過我到底看出了主要的東西……我們就這樣交談了一整冬天，已經到了那種程度，必需要開始談談如何改變一下命運的話了。我們的興趣似乎相同，對生活的看法一樣，脾氣也相投。有一天她打電報給我：「請三天假，到這兒來！我等着。您如果不來的話，那末就是表示您所說的都是空話，不過爲了消愁解悶。」現在我記得當時：我想，好啊，來了一個紅毛法老！……」

他捲了一根紙烟，晒笑着，又說：

「不過從歷史上知道，在埃及是看不起紅頭髮的人的，甚至於不許他們進城……對不起，我要爬進棚去抽烟，否則隊長要禁止的。」

他爬進蘆棚去，伏在地上，刮着洋火。烟草的烟氣向瑪露霞散佈過來。

「後來怎樣啊？」她問。

「沒有什麼……不許進城——就是一切。在金字塔附近的曠野地方住着吧，因爲你是紅毛鬼。」

「我不是說的這個。我是問——你去了沒去？」

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拚命地抽了半天烟。

「沒有，沒去。」

「我就知道要這樣啊！」

「我去幹什麼？去丟人嗎？」

「也許她覺得，古銅色的頭髮比這些埃及法老們的頭髮更可愛呢？」

「這事情並無關於埃及頭髮，而是有關我的脾氣，」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說，把話轉向自己喜歡的題目上去。「想要去，但是有各式各樣的疑問。結婚嗎？從來還沒有娶過老婆——有點害怕……總之，我的脾氣攔阻了一切事情。」

「您是個怪人，」瑪露霞嘆口氣。「自己被壞自己的生活。」

「不是我破壞，是我的脾氣破壞我的生活。我覺得，不知什麼時候它要害死我。」

「爲什麼別的人們沒有這種脾氣？」瑪露霞叫起來。「您看看水兵們！」

「這完全是一種特別的事情——水兵們！」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活潑起來了。「如果從小就把我送到極遠去服務，我就會完全是另外一種脾氣。水兵們——他們團結成一條心！在海上，在船上——他們在一塊兒，在陸上——也在一塊兒。水兵是不能害怕的；同志們監視着他，他還想和同志們在一個鍋裏吃好多年飯。但是我一個人過日子，所以有了這樣的，連自己都不喜歡的脾氣。」

「現在您是一個軍人了，」瑪露霞提醒他。「您應當改變改變自己的脾氣。」

「是應當的，自然。只是從哪方面着手呢？」

「您應當信任自己，」瑪露霞毅然決然說。「不要想到您比別人壞，——這是最有害的想法。實際上您一點兒也沒有壞處！您害怕姑娘們，逃避他們，毫無意思。您應當學水兵們的樣子——他們都是

快活的，勇敢的人們！他們既不逃避姑娘們，也不害怕德國人。」

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感到受侮辱了。

「怎麼，照您的說法，是我怕德國人嗎？我什麼人都不怕，根本也不逃避姑娘們。」

「這個不逃避是什麼意思？您甚至於連我都躲避着。」

「不對！」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熱情地抗議了。「相反，我和您說話的時候太多啦。上一次，

隊長簡直說我追求您啦……」

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咬住舌頭，想想說的太不省心了，但是已經晚了！

「難道您真追求了嗎？」她裝出驚異的神情問，但是在聲音裏閃動着女性的狡黠。「您想想，我

簡直沒有疑心過……您看這，您真是個胆怯的人。」

「實在，我也沒有這樣表示過……我——什麼也沒有……一點企圖也沒有，」琪洪·司畢里端諾

維支非常混亂地噁吸。「這是隊長這樣想。」

瑪露霞忽然光火起來。

「隊長，隊長！他想，他說，他看見……可是您馬上就——躲到一旁去，躲到樹叢裏去！……你

想想，是什麼事，——叫他自己願意怎麼想就怎麼想吧！首先，他又不是我的丈夫，第二，為什麼一

定要當着他的眼前呢？也可以這樣追求的，叫他一點都不能知道啊。」

沒料到會這樣大大地和決定地轉變了方向的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非常激動起來，開始嚶嚶

着，從樹叢裏爬出去。立刻想起來，還有人等着他，急忙走了。瑪露霞因為她使琪洪·司畢里端諾維

支激動起來，又破壞了他的心上的平靜，感到很滿足，又坐了一會兒，輕輕微着看了看星光，躺下去睡了。躺在敞棚裏，和女孩子並排睡，她很暖和，很舒服。

但是被福米喬夫的驚慌消息弄得煩惱的尼古林却睡不着。這種驚慌白天就隱藏下去，不很明顯，晚上就會這樣尖銳起來，壓迫着他自己到被德國人佔領的地方去，把福米喬夫救出來。

他鎮定地安慰自己，甚至於罵，——但是驚慌還是加強起來，變成了確信，福米喬夫在村莊裏發生意外……

一八、被鐵錘弄毀了

尼古林的觀心並非無故的，他的心上預感到不幸也並非無故的。

福米喬夫失陷了。

他出發去偵察，什麼都預見到了，只忘了一件——胸前和手臂上的刺花。刺花把他全部出賣給德國人了。如果在一個人的整個胸前刺着一艘軍艦，從自己的靴口內盤旋出了烟球，有手臂肘下部，刺着一個鐵錘，用粗鍊子盤繞着，誰能相信他是一個生來的集體農民呢。

現在，是朦朧的中夜，當被失眠弄得很苦痛的尼古林在蘆葦墊子上展轉不已，用大睜着的憂傷的眼睛注視着黑暗中的時候，他的參謀長查哈爾·福米喬夫，穿着一件撕破的襯衣，光頭，赤腳，沉悶完後全身都是青傷和血痕，坐在冰冷的，黑暗的洗澡間中，傾聽着門外哨兵的脚步聲和咳嗽聲。

鐵錘毀滅了福米喬夫。起初偵察進行得很順利。在村中，走過德國人，羅馬尼亞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的面前，還有些沒有來得及逃出去的本地居民；還有些耽擱在這兒的過路的集體農民，德國軍隊已經把他們的馬和牛都牽去了。福米喬夫擁擠在這種五光十色的人羣中，一點可愛的地方也不起來，很快便打聽明白了所需要的一切：村中的德國人不超過兩排，羅馬尼亞人和匈牙利人——也不多，其餘的便是由意大利人編成的混成營的殘餘隊伍。拘禁俘虜的牲口棚在村西頭。不遠處築成一座汽油庫；看來，德國人是在等候快要到來的坦克車隊。福米喬夫偵察明白通到村莊的道路，已經準備回去了，他忽然想要喝水，於是他轉到井邊去。當他捧起沉重的水桶，貪婪地把嘴脣湊上桶去時，半截皮槓的袖子縮向上來，刺成的鐵錘露出來了。不幸，在旁邊出現了幾個羅馬尼亞人，看來，他們還是在奧地薩和四伐斯托波爾的時候就記牢了這顆刺花的鐵錘。羅馬尼亞人咕噥着，喧嘩着，把福米喬夫拖到司令部去，拖到德國軍官的面前。

德國人會說俄國話，不用翻譯就能審問。他聽完福米喬夫的話，狡猾地笑了：

「我看，你是一個很會給瓜講故事的巨匠……不過我們不是。瓜，你也可以不是莊稼人，不是集體農民。你在什麼軍艦上服務？」

訊問是用拷打來結束的，這和一切德國人的訊問方式一樣，軍官自己也參加了拷打。把福米喬夫禁閉在洗澡間內，向他警告，如果明天他還是什麼也不說，——就槍斃他。

福米喬夫有許多次毫不顫抖地面對着死神，可是今天真有點駭怕了。直到最後一分鐘他還希望，用什麼方法可以逃脫出去，但是當洗澡間的門在他身後關上時，明白：完啦！……這就是，黑海的水

兵查哈爾·福米喬夫毀滅啦，真是白白死去，毫無意義，毫無益處！現在在偵察中搜集到的消息誰也不能利用啦，未完成的偵察使德國人的腦袋暫時保全下來。想了有一百件事，能弄清楚的不過十五件。你的事情很糟，查哈爾·福米喬夫，簡直很糟！——

夜間他沉痛得苦出了喬喬的眼淚。就是說，他壓死了，但是把他的老婆弄殘廢，殺掉他的孩子的德國人却要活下去嗎？……他不能保護自己的家屬，那時離得太遠；他剩下唯一的希望是——報仇！現在就是報不了仇，什麼也辦不到了嗎？福米喬夫覺得自己無力，被自己的命運大不幸的意識苦惱着，由於不能忍耐的氣惱哭了，這種氣惱壓迫和炙烤他的心臟，壓迫他哭叫，用頭向地上碰去！

清晨又把他帶去施行第二次訊問。他用沉默來回答所有的問題，準備死了。可是看來，德國人還沒有失去強迫他說話的希望。他又在洗澡間內醒轉來了，困難地睜開右眼。左眼——發了青，腫脹着——睜不開了。他摸了摸被鞭子抽過的額角頭，立起身來，坐在長凳子上，竭力想要記起，訊問是怎樣完結的。開始打他，這是記得的，可是後來——知覺失去，一片黑霧……他想要躺下去，呻吟起來：每一個動作都有一陣刺心的疼痛傳遍全身。

太陽的朝霧般的光芒，黃橙橙地照進了洗澡間的小窗子，母雞在窗外叫——那兒有太陽的，清朗的早晨很自由，有一點微霜，落在草屋頂的邊上。「孩子們都在等候我呢！」福米喬夫想，「他們等不到了……哎呀，隊長同志，別了，我們不能見面了！」

……但是尼古林隊長却是想的另外的事情。按照水兵的規矩是不能把同志拋棄的。尼古林決定派第二個偵察員到村中去，——以便在黃昏之前獲得必需的消息，夜間就要打擊，粉碎敵人，救出福米爾夫，如果他還活著的話。

其餘的水兵們也是這樣想法。科雷洛夫，樹柯夫，哈爾琴柯已經都來請求過派他到村中去。尼古林遲緩着，明白第二次偵察是困難的，危險的。德國人捉住福米爾夫，自然就要防範，現在派去的人只有那種自己的外表一點也引不起可疑的人才行。

大夫珂列哈？……琪洪，司畢里端諾羅支？……老伯伯？……是的，可以派老伯伯去；但是上下鬍子，頭上有白髮……

「隊長同志！」

尼古林一轉身，看見瑪露霞。

「隊長同志，我可以和您談談嗎？」

「談什麼？我現在有事。」

「很快！兩分鐘，」瑪露霞急忙說。「我們隊伍裏全戰士都很關心福米爾夫同志。」

「知道。我自己也就心。」

「據說，要派一個人去。」

「知道。我就是想這事。」

「隊長同志，派我去。」

「派您？」

這個念頭直到現在尼古林腦袋裏也沒想到過。瑪露霞迅速地，也不讓他想明白，就說：

「爲什麼您這樣驚奇？隊長同志，我早就想說——您看待我太奇怪了……不信任。我很生氣，隊長同志，非常氣惱！現在……噫，因爲我是女人嗎？那更好。他們很少想到女人是從游擊隊裏來的。我說——是找小孩子的。我的口袋裏有一件背心，裙子，布鞋——都有！隊長同志，在隊伍裏沒有工作，這找我可不行。隊長同志，派我去吧！」

她的聲調裏充滿了希望，真誠的氣憤，使尼古林沉吟起來。像這樣相當的偵察員說實在的是再難找到了。

「是很危險的工作，」他躊躇地說。「複雜的工作？要有勇氣，有計謀……」

「我是勇敢的！」瑪露霞打斷他。「難道您沒有看見我是個勇敢的人？您不要以爲我是那樣一個普通女人吧。我很狡猾，要怎樣都能辦到！」

「那可好！」尼古林笑了。「您能找到道嗎？」

瑪露霞明白這個問題，隊長準備答應了。

「我得到！我能找到來回的道……」

「如果落到德國人手中，能不說話嗎？」

他注意地照直地盯住她看。她激動得臉色發白，也用那種直勾勾的目光回答他。

「我一句也不說！……叫他們把我活活燒死，或者埋到地裏去吧，——反正我不說。隊長同志，

您不相信我嗎？我可以宣誓！」

「相信！」尼古林說。「去偵察吧！……」

一九、計 策

福米喬夫等候第三次也就是最後一次訊問。

他痛得皺着眉，走到小窗子邊，從小窗子裏可以看到倉房，兩棵落了葉子的神樹，神樹後面——是沐浴在秋陽的金光中的，廣闊的，直到天邊的空曠草原。草原上一個人也沒有——沒有步行人，也沒有騎馬人。福米喬夫心上更加刺痛了——頂好還是不要看吧！

中午時光，看守洗滌間的哨兵換班了。代替愁眉苦臉的，額角扁平的，腮部因為牙痛腫脹着，包着繃帶的匈牙利人的是一個意大利步兵——一個很漂亮的人，身材適度的小夥子，藍眼睛，黑髮，黑臉的臉上生着一雙黑睛的，天鵝絨般的眼睛，鮮紅的嘴唇上有一撮細鬍子。他大概在巴列爾摩附近某處鄉村中自己的家裏是個主要的被女人喜愛的小夥子，習慣於注意自己的外表；他站在崗位上，等候到守備隊長的身影一不看見，便吸起烟來，向小窗子張了一下，把一陣香烟噴到福米喬夫的臉上，後來，靠在欄上，把來復槍的刺刀放到肘部彎曲的地方，從口袋內掏出一面小鏡子，一把小鬍子，梳理和捲弄起自己的小鬍子來。

他忽然哆嗦了一下，——看見道路上有一個女孩子，正要繞過洗滌間去。她低着頭向前走，不向

旁邊看，好像對她四周的一切什麼也沒有注意。

事實上瑪露霞——這是她——什麼都看見，都注意到了。她是故意選擇這一條道路的，她從當地哥薩克口中打聽到，昨天被捕的水兵就押在這間黑暗的洗澡間中。被派出來偵察的瑪露霞目下還沒有任何固定的計劃——她還只是簡單的決定，盥洗一下洗澡間，觀察一下它的位置。也許在偶然的幸運場合，可以給福米喬夫遞一個鼓勵的暗號……

她一面走，看清了一切——牆上的小窗子，門上的大鎖，意大利兵，他的小鬍子，笑容，天鵝絨般的眼睛。

下面所講的一切，都是瑪露霞幹的，似乎是違反了她的意志，任其自然完成的。

意大利人把眼光偷向旁邊望去——附近有沒有軍官？——用輕輕的步伐走向瑪露霞去。

「哎呀！」好像在她心中有另外一個人吃驚了。「我不知道……我馬上就走……」

「別怕！」意大利人說。「不要怕……」

他斜眼望了瑪露霞一眼，含笑容，她也用微笑回答。不過這是藏在她心中的那個另外的人回答的，不是她自己回答的，——她自己只是在想着福米喬夫，眼睛不離開洗澡間牆上的小黑窗子。意大利人把她拉向自己身邊來，——她故意掙扎着，站起來，使小窗子臨到她的面前，落在兵士的背後。

「不要！」她說着，把兵士的手從自己的肩上拉下來。「不要這樣啊！……」

但是她自己的全身，眼睛，心，都在呼喚福米喬夫。「數，向外瞧瞧，走到小窗子邊來！……」藏在她心中的那個另外的人並沒忘掉這時要對兵士笑。

福米喬夫一定也是用心聽到了她的呼喚聲。小窗子裏面有白光閃動了。她明白——這是福米喬夫的面孔。在下一瞬間他們互相用眼睜了一下，瑪露霞從兵士的肩膀上望過去，這時兵士正俯下身去，親看她胸前的別針。

「我在這兒！」瑪露霞用眼請說。

「我看見了，」福米喬夫也用眼請回答，一句話沒有說。

可是兵士還在那兒看啊，看啊，看別針，後來開始撫摸她。

……福米喬夫在黑暗的狹小的洗澡間內走來走去。現在瑪露霞就在旁邊，可是什麼話也不能對她說！應當稍稍說幾句話——就可以使她獲得全部消息。以後——就讓他們槍斃好了！在自己死亡的時

候，他，查哈爾·福米喬夫，會知道犧牲並不是浪費的，他把職責任務完成到底了。

如果在他和瑪露霞之間有這樣一個可詛咒的兵士，他怎樣可以喪送呢？……

忽然一個念頭燃燒着福米喬夫了。軍事計策！到了用計策的時候啦！

瑪露霞聽見福米喬夫的聲音了。他在唱歌，他的歌詞字句很清楚地傳送出來。

四面都是草原呵，草原……

路途是這樣的遙遠。

在那遼僻的草原……

哨兵轉過身來，用拳頭威嚇着俘虜。

「不可以！……！」

當福米喬夫把歌中的起首字句改譯了時，她簡直哆嗦了起來。

……他向一個同志

發下了命令……

福米喬夫唱着。

以後雖然依舊是這個調子，唱的却是另外的詞句，另外的歌，——查哈爾·福米喬夫自編的軍歌。

他們這兒人並不多，

一共只有三百來個，

德國人不過五十。

剩下都是一羣雜貨。

他們沒有坦克車……

瑪露彼貪婪地聽着，忘記了兵士，他正在鼓着勇氣用勁奔騰向跑去，嘟囔着些聽不清的話。

「晚上，」兵士悄悄說。「八點鐘……你不要怕，你來……八點鐘……」

那個隱藏在瑪露彼內心中的人裝着不懂的樣子，兵士又重新解釋一遍。但是福米喬夫總在輕輕地，但是很清楚地唱啊，唱啊。

「晚上？」最後瑪露彼明白了。「八點鐘？」

她已經完全知道：村中有多少隊伍，這是什麼樣的隊伍，從哪兒進攻比較方便；她知道，沒有坦克車，但是他們已經預備好汽油，等它們來。

「你不要怕，你來，」兵士悄悄說。

「好吧！我來！」

她挺直身體，向兵士望了一下，使他向後一退，對這種猛然的變化有點吃驚。

「八點鐘……」他嘟囔着，笑着。

「聽見啦！……好吧，我來！等着吧！……不過以後可不要抱怨啊！……」
她用力地和猛然地把兵士的手從自己身上推開，轉過身去，走了。

一一〇、龍襲 擊

面孔通紅，氣喘吁吁的瑪露霞在尼古林的面前出現了。

他自然沒有想到他回來的這樣快，所以驚奇了，甚至有些駭怕。

「發生什麼事情啦？」

「請准許報告，隊長同志，您的命令完成啦！」

她快活得，驕傲得滿面放光。

「請准許報告一下偵察的結果。」

她把她在村中所經過的一切事情講了一遍。尼古林哈哈大笑起來，好久不能鎮定下去。

「事情成功啦！我簡直沒想到你會這樣子。外表是個很廉和的女孩子，可是請看，——時機一到

也會假裝啊！好漢子！謝謝你！」

尼古林沒有注意，改稱瑪露霞爲你——這還是這些日子以來第一次，她可是注意到了，笑容滿面，越發覺得光采了；隊長稱呼這種友誼的「你」，似乎已經把她和水兵，和自己的同伴，列成並排了。

這一天隊伍裏出了許多笑話。瑪露霞不住氣地講述自己的冒險故事。樹柯夫特別高興，他故意逗瑪露霞生氣：

「你已經承認——愛上德國人了嗎？大概，他是用曼多琳代替了來復槍吧？」

「就是他說，『八點鐘』來啊！」科雷洛夫接住說。「你看，多快的人。飛着就給抓住啦！」

「我們來，決不退到，」老伯伯加上一句，鬚子裏含着笑。

但是琪洪·司畢里端諸維支羨慕地嘆口氣。

「瑪露霞，您這次成功真不小。」

「琪洪·司畢里端諸維支，您也會有戰鬥的任務的！」瑪露霞回答。

「這可就不知道了，會不會趕上機會。我看這種運氣——不會輪到我身上的……」

沒有來得及長久談笑，隊長命令準備戰鬥，檢查武器了。

把隊伍分成三組。尼古林自己擔任指揮第一組，第二組交給科雷洛夫，第三組交給樹柯夫。

「隊長同志，我在哪一組呢？」瑪露霞問。

「你？哪一組也不用參加……」

「爲什麼？難道我不會放槍嗎？」

他在她的聲調中感到了憤恨。

「那末小女孩子誰來看護呢？把她一個人扔掉——依你的意見，是這樣辦嗎？還要告訴你一件，瑪露霞，——連着曾兩次險是用不到的。你把自己的任務完成了，現在輪到我們了。請你不要爭論！遵守紀律！」他看見瑪露霞準備抗議，有點光火了。

這樣瑪露霞便沒有參加這次戰鬥。他只跟着隊伍一同走到一個低谷處，和小女孩子兩個人一同留在這兒，戰士們等候天色昏暗下來，繼續前進。尼古林率領自己的人一直向村中走去。科雷洛夫和樹柯天齊行趕過包抄。

瑪露霞給自己在粘土谷的斜坡上的小樹叢中選擇了一塊地方。從這兒可以望到村中的鐘樓，上面有朦朧的和微弱的閃光，可以猜出是十字架，被最後的光芒照耀着，再下面便是稠霧濃濃的黑暗，柳樹的灰色頂子在儘邊上的小房子上空憂傷地發暗。

小女孩子一直在關着瑪露霞。

「他們要放槍嗎？……是嗎？他們要放槍嗎？……」

她的眼睛裏燃燒着恐怖和好奇的銳利火光。

「住聲，住聲，」瑪露霞說，自己的激動也並不小，甚至連口內都感到乾渴了。

太陽終於完全落山了，鐘樓上的遠遠的閃光也消滅了，夜的清冷的濕氣鋪張開來，土谷的底裏有霧氣閃着白光。戰鬥還沒有開始，大地上是一片寂靜。瑪露霞覺得每過一分鐘，賽過過了一點鐘。請

快一點吧！……

忽然兩個紅色的照明彈颯颯着向黑暗的天空昇去，把大雨撒了下去。尼古林放出了衝鋒的信號。瑪露霞一聽見第一陣機關槍聲，跳了起來。小女孩子哭了。傳過來三聲噼噼的爆炸——手榴彈開始工作了。後來便交織成了一片總喧嘩——戰鬥開始了。

戰鬥繼續了並不久。被驚慌包圍着的德國人，羅馬尼亞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從房子裏跑出來，被子彈和手榴彈片削倒，躺下去。在樹柯夫和科雷洛夫正從兩邊向村中央逼近時，尼古林已經奔到拘禁俘虜的牲口棚去，打倒守衛人，釋放了俘虜，領在自己身後，命令每一個人不管用什麼方法都要給自己弄到武器。俘虜足有一百多人，經過十分鐘——十五分鐘以後，——已經全部武裝起來——有人是自動步槍，有人是來復槍，有人是手槍或手榴彈，也有人只是用一柄短刀。尼古林迅速衝到村中央，和科雷洛夫聯合起來。

但是樹柯夫還沒來，從他進攻的那一端傳來來復槍和機關槍的射擊聲音。

「小夥子倒斃了，」尼古林驚慌地說。「科雷洛夫，去援救。」

但是在這時候，土地震盪着，一個攻坦克炸彈的猛烈爆炸聲響了，射擊聲停止了，過了十分鐘，樹柯夫的戰士們驅趕着一羣舉着手的兵士在自己前面，從胡同中走到廣場上來。

二一、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的功績

戰鬥還沒有結束，瑪露霞已經跑近村莊來，手上抱着小女孩子。她總在想，在激烈的戰鬥中，他們一定會忘記福米喬夫。

她可是白耽心了。她在教堂旁邊的廣場上看見了福米喬夫。他和尼古林並排坐在教堂門口的石台塲上。老伯伯正小心地給他包紮受傷的頭。

「啊！來啦！」福米喬夫迎住瑪露霞喊着。他推開老伯伯，站起來，抱住了瑪露霞，把她貼在自己身上，結實地吻了一下，「謝謝，小妹妹！你救命啦！沒有你我可就完啦……」

滾熱的極樂忽然壓迫住了瑪露霞的喉嚨——她抽噎起來，眼淚水流到福米喬夫的胸前了。尼古林生氣地咕噥着，轉過身去：他不歡喜感情的場面。

就在這時候，戰士們分散到各家去，把最後的，藏在地窖中和攔樓中的兵士們拖了出來。只有少數德國軍隊從村中突圍出去，逃到草原裏去了。

瑪露霞看到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

「噯，您怎樣打伏啦，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完成戰鬥任務嗎？」

雖然眼睛還在濕着，她可是笑了。

「完成啦！」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不安地含着笑容，回答。

站在旁邊的樹柯夫加上共說：

『那霹靂慶賀他。英雄！……可惜這兒沒有黑屋子，我要爲他這種英勇送他去燬黑屋子！先賞給他一枚「勇敢」章，然後——坐十天黑屋子。』

於是他把今天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所立的功勞講了一遍。

樹柯夫率領的隊伍，在半路上便被一個德國人發現；德國人就從小房子的窗口，用猛烈的機關槍火向海軍的頭上掃射過去。要隊倒下去，緊貼在地上……德國人不使他們抬頭。形成了很複雜的危險狀態：水兵們失去了重要的掩護——遭受到突然的打擊。敵人的兵士每分鐘都可能覺悟這一點，實行衝鋒，把這小隊伍消滅。

這時，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冒着這樣綿密的彈雨，從地上站了起來。在霞光的半明半暗中，樹柯夫立刻認出了他的瘦長的有點拱背的，穿着一件大襟上翻的短大衣的身形。他彎下頭去，好像準備撞羊頭的棧子，手裏擎着一個攻坦克車炸彈，一直向機關槍奔去。樹柯夫渾身一冷——這是一定的，不可避免的犧牲。

『隊倒，』樹柯夫用壓制的聲調喊。『隊倒，長鬼！……』

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沒有聽見。機關槍激怒地對着他吼叫，痙攣的，橙黃色的火焰照亮了黑暗地方，但是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仍舊前進，沒有倒下去。這真是奇蹟，他冒着這樣的彈火會不倒下去，仍舊前進，彷彿是個鬼魂。大概機關槍手本人也駭怕了，而且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走近了房子，約離有三十步，忽然橫着一跳，一跳，用細碎的公雞一般的步伐，跑向機關槍去，劈頭把炸彈攢

過去……撒出去了——也停下了。

「臥倒！」樹柯夫吼叫。「彈片！」

還沒有說完——他的聲音在可怕的爆炸聲中斷了。機關槍沉默了。水兵們向前奔去。

樹柯夫跑到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面前。

「沒受傷？」

「沒受傷，」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遺憾地笑着，回答。

樹柯夫注意地觀察了一遍：沒有傷痕。

「沒有碰到子彈？」

「沒有。」

「彈片也沒有碰到？」

「沒有，沒有碰到……」

「怪事！」樹柯夫說。「簡直太奇怪了！……我還是頭一次看見這種事。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現在你可以活到一百歲啦！……」

琪洪不時嗚嗚嗚嗚地，用驚異和歡快的聲調打斷樹柯夫的講述。

「您不駭怕嗎？」她問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您怎麼會決心這樣幹？……」

後來琪洪和樹柯夫及琪洪·司畢里端諾維支一同去找尋自己的意大利人。很想告訴他：「歡迎啊！你叫『晚上，八點鐘來』，——現在我來啦！……」但是俘虜中間沒有那個意大利人，——

也許，他頭破血流地躺在某處的籬笆下面，可也許，正在夜間的，無住處的草原上徘徊，環顧着，由於每一種響聲都會嚇得哆嗦。

「可惜，」樹柯夫說，笑着。「哎呀，瑪露霞，你把未婚夫放走啦！」

本地的居民都跑到廣場上來了。自沸滾冒烟，爐子生上了火——準備招待高貴的客人們了。但是隊長催促着，他明白，剛剛打過仗的村莊，如果宿營的話，那是最不可靠的地方。

過了一小時，尼古林的隊伍從村中出來，向草原上出發了，被釋放的俘虜戰士和三十個當地的農婦農民都加入了這個隊伍。

滿月光亮地映照着，尼古林向縱隊看了一眼。

「一百九十二個人！」他對福米喬夫說。「好大力量！不管什麼堵我們都能打穿！」

二二一、我們的軍隊要進攻了！

現在，有一百九十二人受自己指揮了——整整一個連，——尼古林可以勇敢點作戰了。

他決定不再耽擱在德國人的後方。游逛了一番，可以啦，到了知道恥辱的時候了，到了回到自己人處去的時候了。

直到現在沿着戰綫移動的隊伍，向德國人前衛綫轉過去——實行橫斷。

第二天，發生了使尼古林的全部計劃和考慮都改變了的情況。黃昏時光，在隊伍休息的村莊上

空，穿過低矮的濃雲，出現了一架我們蘇聯的飛機，拋下來一堆白色的傳單。風捲着它們，在屋頂上和樹頂上飛翔，——孩子們哭號和吶叫着追逐起來……過了十分鐘，村莊從這一頭到那一頭都快活地和激動地吶叫了：

「我們的軍隊要進攻啦！……」

是的，這時我們的軍隊在這個地區改變成攻勢了。蘇聯的總指揮部，把這個消息通告被佔領區的住民，游擊隊，號召援助進攻，從後方打擊敵人，切斷他們的退路，炸毀橋樑，破壞道路。

我們的除軍要反攻了！這些字句在所有的院落中和茅屋中響着。一個老哥薩克，尼古林停留處的房主人，顯得很威嚴的緩慢棧子，跪在聖像前，向地上叩頭。風搖動着窗外的樹，雨點打在玻璃窗上，屋頂上的蘆葦沙沙響，烟囪裏面吼叫；聖像前的一盞小燈只映照出一個紅點子，在半昏暗狀態中幾乎看不清老頭子，只聽見他的熱情的，忽而尖求般的，忽然憤怒的咕嚕聲。尼古林一動不動，駭怕妨礙這種禱告，心上感覺到了這種禱告的誠心和神聖……在那個可紀念的陰沉的黃昏，有許多老頭子和老太婆在聖像面前禱告，至於那些年青些，有力些的人——都從草堆中和糞堆中掘出用很厚的牛油熬過的來復槍，手榴彈，機關槍，準備盛大和德國人舉行告別式。把他們從我們的土地上一直送進土裏去！

尼古林把水兵們召集到自己的住房來，開緊急會議，說道：

「聽着，同志們！紅軍在這些地方實行反攻了。也就是，到了我們進攻的時候了！我們應當帶着紅軍粉碎和消滅敵人，那些侵入這塊地方的軍隊。躲避着德國人，從旁邊繞過他們去的時候完了，——現在

我們自己要尋覓他們，到處，凡是能遇到的地方，都可以打他們了。我們要留在德國人的後方——現在這兒就是我們的地方。明天我把隊伍分成小隊，派好隊長。明天用我們隊伍全體戰士的名義寫信給莫斯科的斯大林同志。」

當水兵們散去之後，尼古林坐下來寫信，坐了好久——他總覺得，落在紙上的字句，沒有理想的熱情和活潑的煽動性。他劃了去，又寫，又劃了去。當尼古林把信寫好的時候，天已經很晚了。他激動着和躊躇着，小聲讀了一遍，又沉思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最後找到了熱情的和真正的字句。「就讓它這樣吧，」尼古林決定。「他明白的，他是非常會讀信的！」

不想睡，尼古林走到院子裏。雨停了，黑雲飛散了，大地上籠罩着被月光照耀着的光霧，潮濕和寂靜，風僅僅偶然地喘息一兩聲。忽然尼古林哆嗦了一下，仔細注意，聽到了辯啞的微弱的轟隆聲；他一動不動，緊張地聽着，站了很久，但是轟隆聲再沒有重複。尼古林不能明白——還是他個而感覺到呢，還是真有遼遠的砲轟聲——我們軍隊進攻的聲音——順風傳來呢。

一三三、宣言 誓

清晨，排好隊伍，尼古林沿着行列走着，注意地觀察自己的戰士們的面孔。

「戰士同志們！」他說。「紅軍在進攻，這你們是知道的。我們的任務——從後方打擊敵人，切斷他們的退路。我應當先警告一聲，我是率領你們去幹最危險的工作，不能計算敵人的數目和武器。」